

新
唐
書

三八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宋

祁

奉

魏

撰

唐書二百一十五上

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
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益廷或聽或置班
然可睹也劉貺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
得其中漢无策何以言之策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
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
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所以
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
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
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
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
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
國又安胡寇益希䟽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靡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
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
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

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荈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垢辱其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酉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黠毳駝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彊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彊則內攻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无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屢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舌人躡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

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壁言諸蟲虺蜴何礼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漑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腋一斛，歲少四五百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餘力薄，持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覲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天下雜然盜。

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策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縢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為偃月一曰為魚麗三軍万夫環旋翔佯惶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蕞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皇轂筆有谿道以和群蠻使道蜀人貢擇子弟習書箒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嶲以北八百里民畜為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群蠻常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

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州度要言募卒以守且兵藉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迴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述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云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闊洪達曰頡利發曰達于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負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毒縣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崛起虎視衆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疆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静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康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持功使者每來多橫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

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无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
自將度河至夏州與賊梁師都合文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
會病死帝為發哀長樂門詔群臣即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子
什鉢苾勿不克立以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処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文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擊
斬其使取牛羊萬餘処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寶建德所因
立正道為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眾万人秦
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三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
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特勒助屯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
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
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群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
俄疽發死主以子奧射設陋弱弃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為頡利可汗○
頡利始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
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
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
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為塞頡利又妻義成

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
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
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
餘資立駿馬多勢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慢多須求
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礼多所舍貨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崖之求也四年頡
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
公環太常卿鄭元璠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
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
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贄魚膠始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
特勒執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飢馬邑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
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
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
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
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
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徂其歸并州總管襄
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瑄獻俘五千虜陷大

震關縱兵掠弘州物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橐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獐君璋等小小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渭州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幽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并地剽掠然數為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幽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為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明意難相助今無香火情邪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已即遣使者來曰王毋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次畢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為昆弟帝見思摩引外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我心止矣帝使中書

侍郎字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群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
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
會其兩弓矢皆弛亞遂解而還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均請
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轡遏匈奴今可
用帝使桑顯和整邊大道乃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
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
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胡與代州都督蘭暮戰新城暮敗績
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
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毋須
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井州攻靈州轉
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
郎溫彥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
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合圍鄆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
州折威將軍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文圍涼州進犯涇原李
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焉城翔祥隴渭間平道將軍柴紹破之於
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其七

月頡利自將十萬騎龍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訪德與戰涇陽獲侯斤
烏沒曷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
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舊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
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彊耶今我當先
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乃
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
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群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
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
我思勳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
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无所畏又盛立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
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
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之
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
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其又我救
長孫无忌李靖替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
我新即位爲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

我爲怨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陷以王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璫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實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飢懼王師乘其敝即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旣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耶須其无礼於我乃伐之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辟夫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皆父祖命嫚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突厥俗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久委信之稍專固又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眚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飢哀斂苛重諸部愈貳文明羊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

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竇奚渠長
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
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
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摠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之
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陰素特勒帥所位來奔捷書日夜
至帝謂群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
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
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寧等以隋蕭皇后楊
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
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旣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
令執失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
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
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土復定襄
恒安地斥墜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
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其
朝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

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道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稟食之田結侯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合設奔高昌旣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萬疫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沒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歟常設穹廬廷中久鬱鬱不自懌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瘠帝見憐之以虢州負山多麋鹿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帝不恠粟帛興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彊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皆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重羅支有至性旣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曰大臯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諡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家漸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和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和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家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渾和之墓碑俄蘇老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始畢以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安雄趨以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

利降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利之亡其下或左辟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乘籍降俘內充豫閑廼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內充豫則乖本性非國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彊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廼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卽且光武

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颉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元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割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薛舉為將軍即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為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

突利初為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為妻頡利之立用次弟為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雪部統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因捶之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從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為國者勞已以憂人則系祿長役人以奉已則亡今突厥喪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為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為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鑒前敗也我欲中

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爲我北藩突利頡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其墓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其黨曰我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漏即射中營謀而殺人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廋人監馬欲度渭徵邏禽斬之赦賀邏鶻投嶺外於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必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吐六設始啓民奔隋磧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俱爲夾畢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宗以爲忠授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礼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磧以北延陀王之其南突厥保之名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

乃行帝為置酒引思摩前曰時一章一木見其滋庶以為喜况我養爾部人
息爾馬羊不減昔乎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
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事唐以報厚
德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冊賜鼓纛又
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相
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眾奔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
詔母相侵謹頓首奉詔然突厥亂翻覆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滅
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為奴婢以償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社率竟反此不可
信明甚後有亂請終為陛下誅之十五年思摩帥眾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
萬匹始度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萊之最壤故
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自立為落長實望世世為國一大守吠天子
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得其眾下多攜背思
摩斬囚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為吮血其顧厚
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為刊其勞
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

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思摩既不能國殘衆稍南度河分
數勝夏三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通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爲君者豈
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
朕閱突厥之亡內河南以振賄之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第
五十年中國無突厥患思摩衆旣南車鼻可汗乃安有其地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爲小可汗頡利敗諸部欲共君
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乃往歸焉其爲人沈果有智數衆頗便附延陀畏逼
將殺之乃率所部遁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金山之北三垂斗絕惟一面可
容車騎壞土夷博即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長安萬里西高
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時時出掠延陀人畜延陀後裹車鼻勢益張二十一
年遣子沙鉢羅特勤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
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華謀與高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
與車鼻子陟必特勤鬪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
兵擊之其大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發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以次降侃
師攻阿息山部落不肯戰車鼻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
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陀破爾爾不忠也而罪當死然朕見

先帝所獲酋長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釋縛數俘社廟又見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廼其衆鬱鬱督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錫漫陀泣諫車鼻請歸國不聽乃遣子菴鐮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爲封疆巨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即擢領西爲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躬王旭輪爲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曷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傳奉職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乃以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死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雨雪士數寒反爲虜襲大敗殺略萬餘人大和尋收餘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免官更拜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大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

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暉士無慮三十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副以首降禽溫傳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鷄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此春還悉隨盡夏間率無首泥孰果立狼山衆掠雲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逐出之永隆中溫傳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爲可汗諸部響應明年遂寇原慶三州復詔行儉爲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暉副之謀者紿言伏念溫傳保黑山飢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倍道至黑山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至長城遇溫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陁口縱反間故伏念溫傳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爲伏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爲虜所棄死不可算皆南首仆懷舜殺性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牙山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單于鎮兵躡之伏念意主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不得戰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溫傳降行儉虜之送京師斬東市永淳元年骨咄祿又反

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敗乃嘯立

散保撈材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吐采匐爲華護時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祿與爲謀遂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媯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由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胡代掠吏士左右王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將擊賊撈材山至忻州與賊遇麋戰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大撈管討之明年入曰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里齒常之擊卻之復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遂過磧石監門衛中郎將襲寶壁常追意虜即破欲幸取功乃募謀出塞三千里間虜無備趨龍交將至漏言于軍虜得整衆出皆死戰大敗寶壁跳還舉軍攻武后怒誅寶壁改骨咄祿曰不卒祿俄而元珍攻穴大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祿死其子幼不得立

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撈管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爲司

馬逌朔方道摠管契苾明鴈門道摠管王孝傑威化道摠管李多祚豐安道
摠管陳令英瀚海道摠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之
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為朔方道行軍摠管備邊契苾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
賊自效詔可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以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即部冊拜遷
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苾會盡忠死龍表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
酋長崩潰后美其功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為特進頡利施大單于立功
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略為屯將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為后
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
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
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怨為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於是納言
姚璿等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絛是突厥遂彊詔淮陽王武延秀
聘其女為妃詔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鸞為莊持節護送默啜俄曰我
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
立之即囚延秀等妾號知微為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
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則以兵五千降虜入圍鳩檀后詔司屬卿武重規為天
兵中道大摠管右武威衛將軍以叱忠義為天兵西道摠管幽州都督張仁亶

爲天兵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節客李多祚爲天兵
西道後軍總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
廬舍鄉聚爲空后怒下詔購斬默啜者主之更號曰斬孽虜圍趙州長史唐
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敏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爲河北道前軍總管李多
祚爲後軍總管將軍嶋夷公福富順爲奇兵總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陵爲
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文昌右丞宋玄爽爲長史左肅
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爲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監軍使將軍扶
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阮之
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帛子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
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虜萬
里諸蕃悉往聽命復立吐蕃爲左祭骨吐禄子默矩爲右察皆統兵二萬
子畬俱爲小可汗位兩察上典勅木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
戍兵不得休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爲天兵軍大總管妻師德副之
按屯以待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萬匹去俄
復盜邊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史武攸且夏州都
督薛訥與元忠擊虜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塩夏掠羊馬十萬攻石領遂圍

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為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瀛州易州定州
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張仁亶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之兵與季昶
角又以相王為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入代忻仍殺略長
安三年遣使者賀達干請進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義興
重明盛服立諸朝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許婚右渥禮
其使中宗始即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不勝
死者幾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絕昏購斬默啜者王以國官
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我行人鴻臚卿臧田言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
曾為朔方道大總管屯邊明年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障絕寇路久之
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詔取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
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奚戰冷陁為奚所執獻諸默啜
默啜殺之更以刑部尚書郭元振代休璟玄宗立絕和親默啜乃遣
子楊我支特勒入宿衛固求昏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下書諭
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引同俄特勒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
攻北廷都護郭虔瓘擊之斬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歸攜妻子
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益山郡王號其妻為金山公主賜賚優厚楊
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
初曷盞干默啜西滅娑葛

遂復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悲畔十姓左五咄陸右五
弩失畢僕斤皆請降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
督謀落崗雞玄池都督踴實力胡鼻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右羽林
軍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軍大總管節度赤水建康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
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總管節度和戎大武并
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峻副之撫新附檢校暴默啜屬葛邏祿
等詔在所都護總管倚用應援虜勢漸熾前其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跌跌
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都射施大酋鶻屈頡斤悉悉頡力高麗大
酋高拱毅合萬餘帳相踵款邊詔內之河南引拜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郡
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
雲中郡公鶻屈頡斤左驍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悉悉頡力左武衛將軍
兼刺史廂門郡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史平城郡公將軍皆員外置賜
各有差默啜討九姓戰磧北九姓潰之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之拜
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大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佐之備邊詔金
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等共圖取默啜班賞格賜物諭之默啜又討九姓拔野
古戰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不爲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衆突出擊

默啞斬之乃與入番使郝靈佺傳首京師骨咄祿子闕特勤合故部攻殺小
可汗及宗族略盡其兄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唐書二百十五下

宋 祁 奉

敕 撰

毗伽可汗默棘連本謂小殺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已功讓於闕特勤特勤不敢受遂嗣位實開元四年以特勤爲左賢王專制其兵初默啜死闕特勤盡殺其用事臣惟嚧欲谷者以女嫁焉爲默棘連可敦獨免廢歸其部後突騎施蘇祿自爲可汗突厥部種多貳默棘連乃召嚧欲谷與謀國年七十餘衆尊畏之俄而跌跌思太等自河曲歸之始降戶之南也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斂其兵戎人怨怒及姜晦爲巡邊使庶訴禁弓矢無以射獵爲生晦悉還之乃共擊張知運禽之將送突厥朔方行軍撫管薛訥將軍郭知運追之衆潰釋知運去思太等分爲二隊北走王峻又破其左隊默棘連旣得降胡欲南盜塞嚧欲谷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有間且我兵新集不可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嚧欲谷曰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彊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一敗必爲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彊術默棘連當其策即遣使者請和帝以不情荅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乃以拔悉寧右驍衛大將軍金山道撫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督石武備大將軍骨篤祿毗伽可汗

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斡子左賢王墨特勒左威衛將軍
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畢等蕃漢士悉發凡三十萬
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總管王峻統之期八年秋並集稅貢洛水上使拔悉蜜
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連默棘連大恐噉欲谷曰拔悉蜜在北廷與二
蕃相距遠必不合峻與張嘉貞有隙必相執異亦必不能來即皆能來我當
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蜜輕而好利當先至擊之可取也俄而
拔悉蜜果引衆逼突厥牙知峻等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噉欲谷曰兵千
里遠出土殊死鬪鋒不可當也不如躡之邀近而取之距北廷二百里乃分
兵由它道龍拔其城即急擊拔悉蜜衆走趨北廷無所歸悉禽之還出赤
亭掠涼州都督楊訥述使官屬盧公利元澄等勒兵討捕噉欲谷曰訥述若
城守當與和如兵出吾且決戰必有功澄令于軍曰羸臂持蒲外注會大寒
裂膚上手不能張弓矢由是大敗元澄走欲述坐以白衣檢校涼州事突厥
遂大振盡有默斡餘衆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許之又連歲遣使獻方物
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 兵部郎中裴
光廷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
結也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關特勒善戰噉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

靖世勦流也三虜方協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光廷即請以使
召其大目入衛乃遣馮臚卿表振往諭帝意默棘連置酒與奇數闕特勒敷
欲谷坐帳中謂振曰吐蕃犬出也唐與為昏奚契丹我奴而役也亦尚主獨
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臣可乎默棘連曰不然二
蕃皆賜姓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擇但屢請不
得為諸國笑振許為請默棘連遣大目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
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虎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頡利發奉虎頭首賀
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飢欲食乎對曰仰觀
弧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為飽因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
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目入朝吐蕃以書約與連和鈔邊默棘連不敢從封
上其書天子嘉之引使者梅錄巽宴紫宸殿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
帛數十萬十九年闕特勒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冊詔弔
祭帝為刻辭于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尚其
國以為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梗默棘連請昏既動帝許可於是遣哥解
栗必來謝請昏期俄為梅錄巽所毒忍死殺梅錄巽夷其種乃卒帝為發哀
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因立廟詔史官李融文其碑國人共立其子為伊然可

汗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入朝其弟嗣立是為苾伽骨咄祿可汗使
右金吾衛將軍李質持冊為登利可汗明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方物曰
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天子云可汗幼其母婆匐與小
臣飲斯達干亂遂預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士之精
勁皆屬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即攻登利可汗殺之左殺者判
闕特勒也遂立毗伽可汗子俄為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旋又殺之葉護乃
自為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
蜜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
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帝使使者諭
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烏蘇米施米施遁亡其西
葉護阿不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為懷恩王三載拔悉蜜等
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龍匐立是為白眉可汗於
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蜜為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東其亂
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
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
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匐可敦率眾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

群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為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
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夏自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
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甫伊利可汗次子曰室
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
烏孫故地有之東即突厥西雷者謂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
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與都陸弩失畢歌邏祿處月
廋蜜伊吾諸種雜其風俗大抵突厥也言語少異初東突厥木杆可汗死舍
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可汗佗鉢死先令戒其子菴羅必立大邏便國人
以其母賤不肯立而卒立菴羅菴羅後以讓木杆兄子攝圖是為沙鉢略
可汗而大邏便別為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略龍襲擊之殺其母阿波西
走達頭當是時達頭為西面可汗即授阿波丘平萬使與東突厥戰而阿波
竟為沙鉢略所禽及於民可汗時達頭可汗歲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啓民故
達頭敗奔吐谷渾始阿波既禽國人立鞞素特勒子是為泥利可汗達頭之
奔泥利亦敗及死其子達漫立是為泥橈廋羅可汗政苛察多忌大業中從
煬帝征高麗賜號曷薩那可汗妻以宗女留其弟闕達度設畜牧於會寧郡

即自稱闕可汗江都亂曷薩那從字文化及至黎陽遁歸長安高祖降榻與
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帝不受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是無用也闕可
汗有馬三千武德元年內屬賜號吐烏過拔闕可汗與李軌連和隋西戎使
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俄與瓊合共擊軌立不勝走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輔
車為軌所滅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達頭孫號射
匱可汗建廷龜茲北之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與東突厥亢射匱
死其弟統葉護嗣是為統葉護可汗○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
并鐵勒下波斯罽賓控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援
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明年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憾
請殺之帝不許群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為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我
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戕之不宜也射匱亦連
年條貢條支巨外師子輩等帝厚由撫結約與并力討東突厥統葉護可
汗請期頡利大懼乃與和約毋相伐也統葉護可汗來請昏帝與群臣謀西
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昏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
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乃許昏詔高平王道立至其國
統葉護可汗喜遣直珠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

藉約會東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澁又頡利遣謂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
且留之統葉護可汗病之未克昏方負其疆不以因結下衆怨多叛去直諸
父莫賀咄殺之帝欲齎王帛焚祭其國會亂不果至莫賀咄立是爲屈利俟
毗可汗遣使者來獻俟毗可汗初分統突厥爲小可汗既稱大可汗國人不
附弩失畢部自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辭不受尙統葉護可汗子啞力
特勒辭莫賀咄亂亡在康居泥孰迎立之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俟毗
可汗分王其國爭鬪不解各遣使朝獻太宗追憐曷薩那死非罪爲贈上柱
國具禮以葬貞觀四年俟毗可汗請昏不許詔曰突厥方亂君自未定何遽
昏爲各敕其部毋相侵由是西域諸國悉叛之國大虛耗衆悉附肆葉護
汗雖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擊俟毗俟毗走保金山爲泥孰所殺肆
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已立即北討鐵勒薛延陀爲延陀所敗性猜懷狹於
統下小可汗乙利者於國最有功肆葉護聽讒種夷之衆皆沮驤又忌泥孰
陰圖殺之泥孰亡入焉耆未幾沒軍連于鹽池弩失畢部諸豪謀執廢肆葉
護葉護輕騎走康居憂死國人迎泥孰於焉耆立之是爲咄陸可汗可汗父
莫賀設本肆統葉護者武德時來朝太宗與之盟約爲昆弟死而泥孰代之
或曰伽那設既亡遣使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鳩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

號吞阿婁拔利邨咄陸可汗賜鼓壽縣段絲巨萬泥孰遣使謝它曰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謂長孫無忌曰今蠻夷率服古亦有子無忌上千萬歲壽太上皇喜以酒屬帝帝頓首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咄陸可汗死弟同俄設立是為沙鉢羅唎利失可汗歲三遣使奉方物遂請昏帝慰而不俞可汗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為左右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為衆悅賴其部統吐屯以兵龍寒之唎利失率左右戰統吐屯不勝去唎利失與其弟步利設奔焉耆阿耨善闕俟斤與統吐屯召國人謀立欲谷設為大可汗以唎利失為小可汗會統吐屯被殺欲谷設又為其俟斤所破唎利失乃復得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而與唎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受令於咄陸其東唎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咄陸可汗建廷鐵碣山西謂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悉附臣之陰與唎利失部吐屯俟列發以兵攻唎利失唎利失援窮奔拔汗那而死國人之立其子是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踰年死弩失畢大酋迎伽那設之子畢賀咄葉護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太宗詔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壽縣建廷鐵碣水北謂之南

廷東薄伊列河龜茲都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更何穆康等國皆隸屬是
時咄陸丘窩盛與沙鉢羅葉護數交戰會可汗使者皆來帝敕以敦睦令
各罷兵咄陸不肯聽遣石國吐屯攻葉護可汗殺之并其國弩失畢不服叛
去咄陸又擊吐火羅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護耶孝恪以輕騎二千自烏
骨狙擊敗之咄陸以剋月剋蜜丘圍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剋月俟斤之城
抵遏索山斬千餘級降剋蜜部而歸咄陸可汗性狠傲留使者元孝友等不
遣妄曰我聞唐天子才武我今討康居爾視我與天子等不遂與共攻康居
道米國即襲破之係虜其人取貨口不以與下其將泥孰怒奪取之咄陸
斬以徇泥孰毀之將胡祿屋裏古龍悉咄陸可汗多殺士國大亂將歸保吐火
羅大臣勸其返國不從率衆去度葉水及石國左右亡去略盡乃保可賀敦
城自輕出招叛亡阿悉吉闕俟斤逆擊之咄陸敗龍表取白水胡城以居弩
失畢不欲咄陸為可汗遣使者至闕下請所立帝遣通事令溫無隱持璽
詔與國大臣擇突厥可汗子孫賢者授之乃立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
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改館使者悉還之長安使弩失畢將兵攻白
水胡城咄陸勒兵自城出鳴鼓角薄闕弩失畢不能軍殺獲甚多咄陸因
其勝招徠舊部皆曰戰千人不存一人我猶不從也咄陸自知衆怨乃走吐火

羅乙毗射匱遣使貢方物且請昏帝令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為聘禮不克昏於是阿史那賀魯反盡得可汗部落

賀魯者室點蜜可汗五世孫曳步利設射匱特勒越子也始阿史那步真來歸國吐陸可汗以賀魯為葉護代步真居多邏斯川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眾吐陸之走吐火羅也乙毗射匱以兵迫逐賀魯無常居部多散亡有執舍地處木昆婁婁三種者以賀魯無罪往請可汗可汗怒欲誅執舍地等三種乃舉所部數千帳與賀魯皆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茲請先馳為向导詔授婁丘道行軍總管宴嘉壽殿厚賜子解衣衣之擢累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婁其部於廷州莫賀城密招攜散虜幕蓋眾方帝崩即謀取西廷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人喬寶明馳撫因令賀魯遣子嚧運入宿衛嚧運中悔劫於勢不得去拜右驍衛中郎將帝遣嚧運即勸賀魯引而西取吐陸可汗故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遂統吐陸弩失畢十姓吐陸有五蝦曰處木昆律蝦胡祿屋闕蝦攝舍提蝦突騎施賀邏蝦自尾施處半蝦弩失畢有五俟斤曰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塞幹蝦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半俟斤而胡祿蝦闕賀魯婿也阿悉結闕俟斤最盛彊勝兵至數十萬以嚧運為莫

賀咄葉護遂寇廷州敗數縣殺掠數千人去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衛將軍薩孤吳仁副之發府兵三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賀咄葉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率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咄而處蜜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與賀咄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輟墮又不可久留費邊糧糧便賊得堅壁附賒死期也請寬處月處蜜等罪專誅賀咄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脾處月處蜜契苾等兵齊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馮洛水上爲之景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咄窮矣乎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略之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帥六十不如弘義所計永徽四年罷瑤池都督府即處月置金滿州又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將進討是歲咄陸可汗死其子直珠葉護請討賀咄自效爲賀咄所拒不得前明年知節擊歌邏祿處月斬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賊三萬前軍蘇定方擊賀咄別帳鼠尾施于磧焉安川斬首虜

獲馬甚衆賊棄鎧仗彌野會副撫管王文度不肯戰降坦篤城取其財胥之
知節不能制顯慶初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摠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
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闐等窮討詔右屯衛大將軍阿
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爲流沙道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俟
斤嫩獨祿等萬餘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賀魯舉
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當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令步卒
據原攢稍外注自以騎陣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
之虜大潰追奔數十里俘斬三萬人殺其大酋都搭達干等三百人明日躡北
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聞賀魯敗趨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業婆闐趨邪羅
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兵踵後會大雪軍中請須發定方曰今零晦風冽虜
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緩則遠矣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
過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具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陣而行抵金牙
山賀魯衆適獵定方丘縱破其牙俘數萬人獲鼓纛器械賀魯跳度伊麗
水嗣業次千泉彌射至伊麗處月處蜜諸部皆下次雙河賀魯先以步失達
干據柵戰彌射攻之潰定方追賀魯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走運將奔鼠
犴設至石國蘇咄城馬不進衆飢齎寶入城且市馬城主伊涅達干迎之既

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子元爽與嗣業兵至取之乃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
露皆問人疾苦賀魯所掠悉還之民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三虜也先帝
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尚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
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賀魯三千帳主之今罪人既得獻昭陵其可乎
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下
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賀魯已滅裂其地為
州縣以處諸部木昆部為匭延都督府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為溫鹿都督府
突騎施阿利施部為素山都督府胡祿屋闕部為瞻泊都督府攝舍提曠
部為雙河都督府單尼施廳半部為應安都督府又置昆陵懷他都護府
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
為興昔亡可汗兼驃騎大將軍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為繼
往絕可汗兼驃騎大將軍懷他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萬以光祿
卿盧承慶持冊命之賀魯死詔葬頡利家旁紀其旣於石

阿史那彌射亦室點蜜可汗五世孫世為莫賀咄葉護自觀中遣使者持
節立彌射為奚利咄陸可汗賜鼓壽縣族兄步真謀殺彌射欲自立彌射
不能國即舉所部處月處蜜等入朝拜右監門衛大將軍而步真遂自為咄

陸葉護殺不厭去之亦與族人來朝拜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帝征高麗有功封平壤縣伯遷右武衛大將軍及平賀魚男與步真皆為可汗得補所部刺史以下是歲彌射擊真珠葉護於雙河斬之殺闕曷二人彌射步真無綏御材下多怨於是思結都曼率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叛擊破于闐詔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之都曼兵保馬頭川五年定方傳其城擊降之龍朔二年彌射步真以兵從颶海道惣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怨彌射且欲并其部乃誣以謀反海政不能察即集軍吏計議先發誅之因稱詔發所齎賜可汗首領彌射以麾下至悉收斬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幹叛走海政追平之步真死乾封時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匭廷都督以安輯其眾儀鳳中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即詔行儉冊送波斯王子并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遂禽之召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匐以歸調露元年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後二部人日離散遂擢彌射子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步真子步利設斛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盡襲父所領及可汗號元慶累拜鎮國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軍武后擅命率諸蕃長請賜唐宗氏曰武更號斛瑟羅曰竭忠事主可汗長壽中元慶坐謁

皇嗣為來俊臣所誣要斬流其子獻于振州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倭子為可汗與吐蕃寇武威道大摠管王孝傑與戰冷泉大領谷破之碎葉鎮

守使韓思忠又破泥

熟泥及突厥施實汗胡祿等因拔吐蕃泥熟泥斯城聖曆二年以解瑟羅為左衛大將軍兼平西

軍大摠管令撫鎮國人是時烏質勒兵張甚斛瑟羅不敢歸與其部人六

七萬內遷死長安擢子懷道為右武衛將軍長安中以阿史那獻為右驍衛

大將軍襲興昔亡可汗安撫招慰十姓大使北廷大都護四年以懷道為十

姓可汗兼濠池都護未幾擢獻積西節度使十姓部落都擔叛獻擊斬之

傳首闕下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內屬爾書嘉慰葛邏祿胡屋鼠尼施

三姓已內屬為默啜侵掠以獻為定遠道大摠管與北廷都護湯嘉惠等

犄角於是突騎施陰幸邊隙故獻乞益師身入朝玄宗不許詔左武衛中郎

將王惠持節安尉方冊拜突騎施都督車鼻施毀蘇祿為順國公而突騎施

已圍撥換大石城將取四鎮會嘉惠拜安西副大都護即發三姓葛邏祿兵

與獻共擊之帝將詔王惠與相經略宰相臣璟臣頊曰突騎施叛葛邏祿攻

之此夷狄自相殘非朝廷出也大者傷小者滅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撫慰不

可參以兵事乃止獻終以婆曷彊狠不能制亦歸死長安突騎施吐火仙

之敗始以懷道子昕為十姓可汗開府儀同三司濠池都護冊其妻涼國夫

人李為交河公主遣兵護送昉至碎葉西俱蘭城為突騎施莫賀達干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授左領軍衛負外將軍西突厥遂亡

突騎施烏質勒西突厥別部也自賀魯破滅三部可汗皆先入侍虜無的君烏質勒隸斛瑟羅為莫賀達干斛瑟羅政殘衆不悅而烏質勒能撫下有威信諸胡順附帳落寢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即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為大牙弓月城伊麗水為小牙其地東隣北突厥西諸胡東直西廷州盡并斛瑟羅地聖曆三年遣子遮弩來朝武后厚加尉撫神龍中封懷德郡王是歲烏質勒死其子嗚鹿州都督娑葛為左驍衛大將軍襲封爵是時勝兵三十萬詔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持節冊命賜宮人四景龍中遣使者入謝中宗為御前殿列萬騎羽林二仗引見勞賜俄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兵相加娑葛訟忠節罪請內之京師忠節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道汪番擊娑葛以報楚客方專國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經制嘉賓阻娑葛書疏反復娑葛難得之遂殺嘉賓使弟遮弩率兵塞安西都護牛師望與戰火燒城師望敗死之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護郭元振表娑葛狀直當見赦詔許西土遂定旣而與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衆少叛歸默啜請為鄉道守反攻其兄默啜留遮弩自以兵二萬

擊等望高禽之默啜歸語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協能盡事我乎兩殺之

突騎施別種車鼻施絜蘇祿者哀拾餘衆自為可汗蘇祿善撫循其下部種稍合衆至二十萬於是復雄西域開元五年始來朝授右武衛大將軍突騎施都督却所獻不受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拜蘇祿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賜錦袍鈿帶魚袋七事為金方道經略大使然詭僻不純臣于唐天子羈係之進號忠順可汗其後閱二歲使者納贄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妻之是歲突騎施竊馬於安西使者致公主教於都護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邪答其使不報蘇祿怒陰結吐蕃舉兵掠四鎮圍安西城暹方入當國而趙頤貞代為都護棄城久之出戰又敗蘇祿略人畜發困賄徐聞暹已宰相乃引去即遣首領葉支阿布思來朝玄宗召見饗食之會東突厥使者亦來與爭長曰突騎施國小且突厥臣不宜居去蘇祿使者曰宴乃為我不可下遂設東西幄而蘇祿使者西席乃克宴始蘇祿愛治其人性勤約每戰有所得尽以予下故諸族附悅之為盡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國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國女並為可敦以數子為葉護費日廣而無素儲晚年愁窶不聊故鹵獲稍留不分下始貳矣又病風一支癱瘓不事事於是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種人自謂坐落後者為黃姓蘇祿部為

黑姓更相猜讎俄而莫賀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祿殺之都摩支又背達干立
蘇祿子吐火仙骨噉為可汗居碎葉城引黑姓可汗介微特勒保怛羅斯城
共擊達干帝使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和撫突騎施拔汗那西方諸國莫賀達
干與嘉運率石王莫賀咄吐屯史王斯謹提共擊蘇祿子破之碎葉城吐火
仙棄旗走禽之并其弟葉護頓阿波疏勒鎮守使夫蒙靈筭挾銳兵與拔汗
那王掩怛羅斯城斬黑姓可汗與其弟撥斯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蘇祿
可敦爾微可敦而還又料西國散亡數萬人悉與拔汗那王諸國皆降麴木
昆匄延闕律噉等諸部皆上書謝曰生於荒裔國亂王蓋亮更相攻屠賴天子
遣嘉運將兵誅暴拯危願得稔冒聖顏以部落附安西永為外臣許之明
年擢闕律噉為右驍衛大將軍冊石王為順義王加拜史王為特進顯驍王
功嘉運俘吐火仙骨噉獻太廟天子赦以為左金吾衛負外大將軍脩義王
頓阿波為右武衛負外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為十姓可汗鎮突騎施所
部莫賀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即誘諸落叛詔嘉運招諭乃
率妻子及肅官首領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以昕為可汗遣兵護送昕至
但闐城為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為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筭誅斬之以
大毒縣官都摩支闕頡斤為三姓葉護天寶元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

蜜施骨咄祿毗伽為可汗數通使貢土載黑姓部立登里伊羅蜜施為可汗亦賜詔冊至德後突騎施衰黃黑姓皆歸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曆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自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戍勒居焉者城稱葉護餘部保金沙領衆至二十萬

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甚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為彊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填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道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漢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唐書二百一十六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待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
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
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
秃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儁檀儁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
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
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
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苾副相曰論苾扈苾各
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制通又有內大相曰曩論
制手通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通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
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制手通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通小整事
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摠號曰尚論制手通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

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霆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地有寒癘中人輒瘡促而不害其糴並居跋布川或邏安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毛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隘鄙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羶韋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辨髮而紫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羶爲槃凝麩爲盃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麴麥蕎麥麥且其獸羴牛名馬犬羊羴天鼠之皮可爲裘獨峯駝曰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死葬爲冢塹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刳劓以皮爲鞭扶之從喜怒無常筭其獄窟地深數丈內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羴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俗重鬼右巫事獮狝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

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
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据地爲大號再捐身
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旣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釵前爲契
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鵲甚急鵲益多告冠舉烽其畜
牧逐水草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
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
進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戲棊六博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
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
豕顛樹衆木爲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
一大盟夜有諸壇用人馬牛間爲牲凡牲必折足刳衣腸陳于前使
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此其後有君長曰瘦悉董摩摩董摩生佗
土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
贊索論贊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爲人慷慨才
雄常驅野馬犂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

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
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
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
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資畜又攻
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
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
敗屬羌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
出當彌道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右武衛大將軍牛
進達出闊水道右領軍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爲行軍總管率步
騎五萬進討進達自松州夜襲其營斬首千級初東寇也連歲不
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
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
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
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柘海親迎見道宗執婚禮恭甚

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官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襁褓屬龍統綃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隕城陷陣指曰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鵝猶鴈也臣謹治黃金爲鵝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高宗即位擢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贊以書詒長孫无忌曰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願勒兵赴國共討之并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賓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磑等諸工詔許永徽初死遣使者弔祠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顯慶三年獻金盎金頗羅等復請昏未幾吐谷渾內附祿東贊怨忿率銳兵擊之而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悉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

國慕容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引殘落走涼州詔涼州都督鄭仁泰
爲青海道行軍大揔管率將軍獨孤卿雲等屯涼部左武侯大將
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爲諸將節度以定其亂吐蕃使論仲琮入
朝表吐谷渾罪帝遣使者譙讓乃使來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
地牧馬不許會祿東贊死東贊不知書而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
蕃倚之遂爲疆國始入朝占對合旨太宗擢拜右衛大將軍以琅
邪公主外孫妻之祿東贊自言先臣爲聘婦不敢奉詔且贊普未
謁公主陪臣敢辭帝異其言然欲懷以恩不聽也有子曰欽陵曰
贊婆曰悉多于曰勃論祿東贊死而兄弟並當國自是歲入邊盡
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總章中議徙吐谷渾部于涼州旁南山帝
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恪問立本將軍契苾何力等議先擊吐蕃
立本曰民飢未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極臣恐師到獸竄山
伏捕討無所得至春復侵吐谷渾臣請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驕之
一舉可滅也恪曰不然吐谷渾方衰吐蕃負勝以衰氣拒勝兵戰必

不元不救則滅臣謂王師亟助之使國幸存後且徐圖可也議不
使亦不克徙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
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
摠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自副出討
吐蕃并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拒王師
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詔司戎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姜
恪爲涼州道行軍大摠管出討會恪卒班師吐蕃遣大臣仲琮入
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
果善斷不逮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
野物產寡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暑毳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
城處施廬帳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
利而行是能久而彊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
其主吐蕃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而寇
我涼州何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它非所聞帝韙其荅然以

仲琮非用事臣故殺其禮上元二年遣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求與吐谷渾脩好帝不聽明年攻鄯廓河芳四州殺略吏及馬牛萬計乃詔周王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摠管以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嗣業等軍討之二王不克行吐蕃進攻疊州破密恭丹嶺二縣又攻扶州敗守將乃高選尚書左僕射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久之無功吐蕃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復命中書令李嶺立爲洮河道行軍大摠管西河鎮撫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軌下詔募猛士毋限籍役痕負帝自臨遣又敕益州長史李孝逸舊州都督拓王奉益發劔南山南士先戰龍支吐蕃敗斂立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斂立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營虜驚自相輜藉而死者甚衆乃引去斂立僅脫帝旣儒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擇甲履軍往者滅高

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盍爲我謀
中書舍人劉棬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
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
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即言向
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
四年賛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
者往會葬明年賛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非川訖玄與
戰湟川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夜擣其營賛婆
懼引去遂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
折初劔南度茂州之西築安戎城以迮其鄙俄爲生羌導虜取之
以守因开西洱河諸蠻盡臣羊同党項諸羌其地東與松茂舊接
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圓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
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弔祠又歸我陳行焉之喪初行焉
使虜論欽陵欲拜已臨以兵不爲屈留之十年及是喪還贈睦州刺

史贊婆復入良非川常之擊走之武后時與蠻夷同朝賀永昌元年詔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大摠管安西大都護閭溫古副之以討吐蕃兵逗留坐死徙明年復詔文昌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摠管討之兵半道罷又明年大首領曷蘇率貴川部與党項種三十萬降后以右玉鈴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率兵三萬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蘇去而它酋皆插又率羌蠻八千自來玄遇即其部置葉州用皆插爲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紀功是歲又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爲武威道行軍摠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鄯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緡

法稅舟車權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遠竄
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
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衆府鎮煙火相望吐
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
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
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
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震則威憚南羌南羌連
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
度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於是首領勃論贊與
突厥僞可汗阿史那倭子南侵與孝傑戰冷泉敗走碎葉鎮守使
韓思忠破泥孰沒斯城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以肅邊
道大摠管戰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約
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
元振曰東賁事朝廷誓言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

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然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
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
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爲唐編人矣欽
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部爲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
海湟川近矣今捨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磧漠廣莽去中國遠甚
安有爭地萬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地際靡不磨滅
吐蕃適獨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
蕃遠俟斤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至是以爲憂也烏海黃
河關源阻奧多癘毒唐必不能入則弱甲戍將易以爲蕃患故我
欲得之非闕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狹纔百
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其右
今棄不爲亦無虞于我矣青海之役黃仁素約和邊守不戒崔知
辯徑俟斤掠我牛羊萬計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請元振固言不可
許后從之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

東境幾三十年爲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弩悉弄旣長
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嚴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
普託言獵即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
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
百餘人其妻妾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飛騎迎勞擢
贊婆特進輔國大將軍歸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
皆賜鐵券禮尉良厚贊婆即領部兵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又
遣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摠管率隴右諸軍
大使唐休璟出討方虜攻涼州休璟擊之斬首二千級於是論彌
薩來朝請和贊普自將萬騎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明年
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死于軍諸子爭立
國人立棄隸蹈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
悉董執固求昏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討姚州蠻削吐蕃向
導詔發劍南募士數千之蠻酋以情輸虜殺知古尸以祭天進攻蜀漢

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嵩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
以鐵絙梁荒凜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
於滇池以勒功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且習
聞華言宜勿遣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許明年吐蕃更遣使
者納貢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
妻之吐蕃遣尚贊咄名悉臘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賜錦繒別數萬
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帝爲幸始
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歔歔爲赦始平縣罪死
皆免賜民繇賦一年改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別公主至吐蕃
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即厚餉矩請
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
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立宗開元二年其相牟達延上書
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西左散騎常侍解琬蒞盟帝令姚崇
等報書命琬持神龍誓往吐蕃亦遣尚欽藏御史名悉臘獻載

辭未及定，全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訥為隴右防禦使，與王晁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晁等戰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又戰長子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乘之虜大敗。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為不流。帝乃罷行，詔紫微舍人倪若水臨按軍實，戰功且弔祭戰亡士。敕州縣并瘞吐蕃露齒宰相，建三吐蕃本以河為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既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慰安公主。然小小入犯邊，無閑歲。於是郭知運、王君奭相繼節度隴右、河西，以扞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戰死士，且請和。然恃盛彊，求與天子敵國語，悖傲使者。至臨洮，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脩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言：「孝和皇帝嘗賜盟，是時唐宰相豆盧欽望、魏元忠、李嶠、紀處訥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脩睦如舊。」

然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歿今宰相不及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
力等前後七輩往未蒙開許且張玄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
故違誓而戰今舅許備貸前惡歸於大和甥旣堅定然不重盟爲
未信要待新誓也甥自揔國事不牽于下欲使百姓久安舅雖及
和而意不專於言何益又言舅責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
非集也往者疆場自白水皆爲閑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
亦城假令二國和以迎送有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咄祿
善者舊與通聘即日舅甥如初不與交矢因奉寶瓶栳以獻帝謂
昔已和親有成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其使而遣且厚賜贊
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詔書北廷
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
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
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律王來
朝父事帝還國置綏遠軍以扞吐蕃故歲常戰吐蕃母曰我非利

若國我假道攻四鎮爾及是累歲不出兵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
臬請深入取償十二年破吐蕃獻俘後二年悉諾邏兵入大斗拔
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臬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戰凍
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臬豫遣謀出塞燒野草皆盡
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死過半君臬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
齊窮蹙蹶出青海西方冰合師乘而度于時虜已踰大非山留輜重
疲弱濱海君臬縱兵俘以旋時中書令張說以吐蕃出入數十年
勝負略相當甘涼河鄯之人奉調發困甚願聽其和帝方寵君臬
不聽未幾悉諾邏恭祿燭龍莽布支入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田
元獻及君臬父遂攻玉門軍圍常樂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護趙
頤貞擊手却之會君臬奏爲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爲河西節
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瓜州刺史復城之嵩縱反間殺悉諾邏
恭祿明年大將悉末朗攻瓜州守珪擊走之鄯州都督張志亮又
戰青海西破大莫門城焚橐它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四

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慟而走山又明年守珪率伊沙等州兵破虜大同軍又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即之置振武軍獻俘於廟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有掩戰功不及賞者士自陳將吏皆斬戰有逗留舉隊如軍法能禽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奮雷吐蕃令曩骨委書塞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以贊普命謝都督刺史二國有舅甥好昨彌不弄羌項交構二國故失懽此不聽唐亦不應聽都督遣腹心吏與曩骨還議盟事曩骨猶千牛官也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毋議和惟明曰昔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下過賞以甘心焉今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名

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曩爲張玄表李知古
交鬪遂成大釁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禮乎特以冲幼枉爲邊
將讒亂如蒙澄亮死且萬足千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怪寶使者
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悉臘略通華文旣宴與語禮甚厚賜
紫服金魚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琳
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
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
五經敕祕書寫賜并遣工部尚書李昂往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
謝且言唐吐蕃皆大國今約和爲久長計恐邊吏有妄意者請以
使人對相曉敕令昭然具知帝又令金吾將軍李佺監赤嶺樹碑
詔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禪吐蕃使者莽布支分諭劍南河西州
縣曰自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乃使悉諾勃海納貢并以幣器徧
遺執政明年上寶器數百具制詔詭殊詔置提象門示羣臣其後
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於是崔希

逸爲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疆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戎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即共刑白犬盟而後悉徹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廉史孫誨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采之詔內豎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徼幸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號威戎軍希逸顧失信悒悒恨召拜河南尹旣而與惠琮俱見大崇疑而死誨亦及它誅蕭見代爲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後王昱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奪虜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築二少壘左右之兵次蓬婆嶺輸劍南粟餉軍吐蕃悉銳來救昱大敗少壘皆沒士死凡數萬昱貪妄非將選故敗貶死高要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

詔臨洮朔方分援虜絕臨洮道白水軍使高柬于拒守虜引去吳
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兔舞大破吐蕃蕃是之敗以張宥代節度
劍南以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宥文吏不知兵委事兼瓊兼瓊
因得入奏天子果其議拔兼瓊代宥節度兼瓊謀誘吐蕃安戎
城主爲應導官軍入盡殺虜戎以監察御史許遠守之吐蕃圍安
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涌虜驚引去復攻維州不得志詔乃改安
戎曰平戎云是歲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哀吐蕃使者朝因請
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抵河源軍西入長寧橋安仁
軍渾崖烽騎將臧希液以銳兵五千破之吐蕃又襲廓州敗一縣
屠吏人攻振武軍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天寶元年隴右節度使
皇甫惟明破虜大嶺軍戰青海破蕃布支斬首三萬級明年破洪
濟城戰石堡不克副將諸葛誨死之又明年惟明破虜獻俘京師
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又禽其相元論
橈郭十載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獻是時吐蕃與回鹘羅

鳳聯兵攻瀘南劔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哥舒翰破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寶十二載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李氏蘇毗彊部也是歲贊普乞黎蘇龍臘替死子掌悉籠臘替嗣遣使者脩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冊帛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潼關而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始號行營邊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德初取隴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脩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內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誦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華萼華裴遵慶等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之降刺史高

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盤屋西破之又戰終南日將走代宗幸陝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閉光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騎度澌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吐蕃退圍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拒守鎮西節度使馬璘以千騎戰卻之吐蕃屯原會成渭間自如也是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龍城明年還使人李之芳等劔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志誠任敷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孝德郭晞與孟璽守乃入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其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取四將吐蕃引去是時嚴

武拔鹽州又戰西山取其衆八萬虜圍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犯邊吐蕃大酋尚結息贊麻手尚悉東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元任數以兵略鳳翔盤屋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瑊進孫守亮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日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譟士還無一矢著身者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即夜斫其營斬千餘級生禽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數盈垣亡去者十八

詔中人戶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百略武功鎮西節度使馬璘使健士五十擊之殲士氣益奮虜徙營九竇之陰掠醴泉居人數萬林火室廬田皆赤地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復與回紇合還攻奉天抵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是城中渭橋鄠以屯兵會懷恩死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蕃自效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唐書二百十六下

宋祁奉

敕撰

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來聘於是戶部尚書薛景仙往報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掠宜祿郭子儀精甲三萬戍涇陽入屯奉天靈州兵破虜二萬上級五百首景仙與倫泣陵偕來請墻鳳林關而路悉等十五人又來三年虜引衆十萬復攻靈州略邠州先是尚采結自寶應後數入邊以功高請老而贊磨代之爲東面節度使專河隴邠寧馬璘朔方將白元光再破其衆獲馬羊數千劍南亦破虜萬人尚采摩復來朝天子以虜數入塞詔治守障徙當悉柘靜恭五州皆據險以守八年虜六萬騎侵靈州敗民稼進寇涇邠渾瑊與戰不利副將死略數千戶瑊整卒夜龍箕營涇原馬璘以兵掩之潘原射豹皮將死軍中哭乃遁去璘收所俘士及男女而還郭子儀又破其衆十萬九年帝遣諫議大夫吳瑄脩好虜亦使使者入朝於是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忠誠屯鳳翔臧希讓屯渭北備虜之明年西川節度使崔寧破虜於西山虜攻臨涇隴州次普潤焚掠人畜與抱玉戰義寧破之道涇州璘尾追敗之於百里又明年崔寧破虜故洪節度氏蠻亮項等兵斬首萬級禽酋領千人生羊廩鎧其衆獻之朝吐蕃不

得志入掠黎雅於是劔南兵合南詔與戰破之禽大龍官論罷然又侵坊州
取党項牧馬崔寧攻望漢城破之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戰岷州吐蕃走
寧破西山三路及邛南兵斬首八千級十三年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
靈州塞漢御史尚書三渠以擾屯田為朔方留後常謙光所逐重英殘鹽慶
而去乃南合南詔眾二十萬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時天子已發幽州兵
馳拒虜大奔破初虜使數至留不遣所俘虜口悉部送江南德宗即位先內
靖方鎮顧歲與虜确其亡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
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
境乃皆感畏是時之亡贊為贊普姓戶盧提氏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喪
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即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薩口
三也即發使者隨倫入朝帝又遣倫還蜀俘虜以倫再至歡甚授館作聲樂
九日留以論欽明思等五十人從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
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為吐蕃境
邀漢衡奏天子乃遣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
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
以獻為進賜為寄領取為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為解并約地於賀

蘭其大相尚悉結嗜殺人以劒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有謀固請休息邊人贊普卒用結贊為大相乃講好漢衡與其使區頰贊偕來約盟境上拜漢衡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為計會使與結贊約且告隴右節度使張鎰同盟澤與結贊約盟清水以牛馬為牲鎰欲末其禮乃給結贊曰唐非牛不田蕃非馬不戰請用犬豕羊結贊聽諾將盟乃除地為壇約二國各以二千士列壇外穴從立壇下鎰與幕府齊映齊抗鴻臚漢衡計會使于頔及澤魯皆朝服結贊與論悉頰藏論藏執論利陀論力徐等對升壇刑牲壇北雜其血以進約唐地涇州右盡彈箚峽隴州右極清水鳳州西盡同谷劒南盡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鎮蘭渭原會昌臨洮東成州抵劒南西磨砢些諸蠻大度水之西南盡大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臺它嶺其間為閑田二國所棄戍地毋增兵毋創城堡毋耕邊田既盟請謚諸壇西南隅浮屠幄為誓於是升壇大享獻酬乃還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令漢衡決於贊並見克盟於是宰相李忠巨盧杞關播崔寧工部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頔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巽京兆尹王翊金吾衛大將軍渾瑊與區頰贊等同盟京城之右郊禮如清水前二月告廟齊三日關播跪讀載書已盟乃大享詔左僕射李揆為

入蕃會盟使還區頰贊等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右散騎常侍于頔持節慰撫太常少卿沈房為安西北廷宣慰使以報之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裘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為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建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時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神策將李昇墨等屯咸陽河中渾瑊華州駱元光援之以左監門將軍康成使焉尚結贊屯上砦原亦令使論乞陀來請盟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以銳兵三千夜入汧陽明日薄其中軍虜驚潰走結贊僅自脫虜眾二萬侵鳳翔李晟擊卻之因襲破摧沙堡燒諸窟斬守者吐蕃攻鹽夏刺史杜彦光拓拔乾暉不能守悉其眾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三年命左庶子崔幹李鈺踵使結贊得監夏皆成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犄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天子不許即以貴將論頰熟厚賂乞和於燧燧以為情身入見天子諸將以燧入皆守壁不戰結贊遽還走馬多死士不能步有飢色辭始至鳴沙傳詔讓結贊破約陷鹽夏對曰今以武亭功未償乃來又候碑仆疆場不明故行

境上涇州乘城自保鳳翔李全不納吾使雖康成等來皆不能致委曲我日
望大臣而卒無至者我故引還鹽夏守將懼吾衆以城丐我非我敢攻也若
天子復許盟虜之願也唯所命當以鹽夏還唐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約易
壞請乘遣宰相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靈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
觀外蕃所信請主盟帝復使幹報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
觀旣徙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
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士黎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受命拜漢衛
兵部尚書以副瑊率師二萬待期詔駱元光助之宰相議所盟地左神策
將馬有鄰建言土梨樹林薈巖阻兵易詭伏不如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緩
急可保也乃定盟平涼瑊約結贊主客均以兵三千至壇外誕從四百叩壇
以游軍交邏相入將盟結贊伏精騎三萬于西縱邏騎出入城軍瑊將梁奉
貞亦駟馬入虜軍營陰執之而瑊不知也客請瑊等具冠劍皆就幄更衣從
容胖肆虜忽三伐鼓衆譟而興瑊不知所出走幄後得馬不銜而馳十里始
得銜虜追矢若雨不傷也至元光營乃脫裨將辛榮兵數百據北阜與虜戰
矢盡乃降判官韓弁監軍宋鳳朝死之漢衡與判官鄭叔矩路必掌書記袁
同直列將扶餘馬寧孟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中人劉延邕俱文

珍李朝清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者千餘人漢衡語虜曰我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若殺我結贊亦殺若乃不死人負一木以繩三約之條其髮驅之夜則杙地繫而仆蒙以剝守者寢其上始結贊將劫希全觀急以銳兵直趣京師既不克又欲禽城等擣虛寇其謀本然既引去至故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慢言渾城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償我而自食其言吾既作金枷將必得城以見贊普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當使人歸報初漢衡遇亂從史呂溫身蔽兵溫傷而漢衡脫虜人嘉其義厚給養之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馬寧馬弁歸唐而囚漢衡叔矩河州辛榮廓州扶餘準鄯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結贊拒不受虜成鹽夏涉春疫大興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火二州廬舍頽郭堞而去杜希全分兵保之帝哀漢衡等陷辱下詔賜其子七品官叔矩以命曰華榮志信澄良貴演明一子八品官袁同直而下一子九品官以決勝軍使唐良臣屯蒲原神策將蘇太平屯隴州結贊召漢衡曰華廷邈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等放其使結贊以羌渾衆屯潘口傍青石嶺三分其兵趨隴汧陽間連營數十里中軍距鳳翔一舍詭漢服號邢君牙兵入吳山寶雞焚聚落略畜牧丁壯殺老孺斷手剔目乃去李晟嘗嘆是大木塞安化隘處

虜過悉焚之詔神策將石季章辟武功良臣移師百里城虜又剽汧陽華亭男女萬人以畀羌軍將出塞令東向鮮國衆慟哭投軫各死者千數吐蕃又入豐義園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合太平兵赴之虜逆戰太平不勝引還虜日千騎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潛兵大象龕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龍套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石投中井皆滿爲虛梁絕塹而升守將張明遠降于虜虜分捕山間亡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据高虜所進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即虜境每藝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是歲三州不宿麥虜數千騎犯長武城城使韓全義拒之韓游瓌兵不出於是虜安行邠涇間諸屯西門皆閉虜治故原州保之帝取所獲吐蕃生口不二百徇諸市以安京師四年五月虜三萬騎略涇邠寧慶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閭係執數萬韓全義以陳許兵戰長武無功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給產質其孥故盛夏入邊尚悉董星論蕃羅等又寇寧州張獻甫拒斬裁百級轉剽鄜坊乃去五年韋臯以劔南兵戰臺登殺虜將乞藏遮遮悉多楊朱西南少安不三年盡得舊州地久之北廷沙陀別部叛吐蕃因是陷

北廷都護府安西道絕獨西州人尚為唐守八年寇靈州陷水口塞營田渠
發河東振武兵合神策軍擊之虜引還又寇涇州掠田軍千人守捉使唐朝
臣戰不利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破虜于芳州取黑水壁焚積聚自虜得鹽
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鄆坊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為邊患帝復詔城
之使涇原劔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詔朔方河中晉絳邠
寧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瑤豐稷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
獻甫右神策軍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綬銀節度使韓潭鄆坊丹延節度使
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合兵三萬以左神策將軍胡堅右神策將
軍張昌為鹽州行營節度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陣城下九年始裁閱
二旬訖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干遂與兼中丞杜彥光戎之當
是時韋臯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敗其南道元帥論莽熱沒籠乞采葛又
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臯俘馘三萬降首領論乞髻湯沒藏悉諾碑十
二年寇慶州及華池殺略吏人是歲尚結贊死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前立
邢君牙築永信城于隴州以備虜虜使者農桑昔來請脩好朝廷以其無信
不受韋臯取新城虜治劔山馬嶺進寇臺登舊州刺史曹高仕擊卻之虜籠
官斬級三百獲馬糧械數千十四年韓全義破虜于鹽州十六年靈州破虜

于烏蘭橋韋臯拔末恭顯二城十七年寇鹽州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湮隍墮
陣係居人掠党項諸部屯橫槽烽虜將徐舍人者語得道人延素曰我乃司
空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家祖以兵尊王室不克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
雖握兵心未嘗忘歸也顧不能自拔耳陰使延素夜逸又言吾按邊求資糧
至麟而守者無備遂入之知郭使君勳臣家欲全安之不幸死亂兵語方已
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引去飛鳥猶傳騎也韋臯出西山與虜戰破之雅
州籠官馬定德本虜之知兵有策慮者周知山川險易每用兵常馳驛計議
授諸將以行比年寇黎蕩臯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來降因定昆明諸蠻
吐蕃以下屢叛大侵靈州時臯圍維州贊普使論莽執沒龍乞采菴兼松州
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群牧大使引兵十萬援維州臯率南詔兵薄險設伏以
待纔使千人嘗敵乞采菴見兵寡悉眾追墮伏中兵四合急擊遂禽之獻京
師明年吐蕃使者論頗執復來右龍武大將軍薛仁往報二十年贊普死遣
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再使使者入朝順宗立以左金吾衛將軍田
景度庫部員外郎能執易持節往使永貞元年論乞縷勃藏歸金幣馬牛助
崇陵有詔陳太極廷中憲宗初遣使者脩好且還其俘又以使告順宗喪吐
蕃亦以論勃藏來後比年來朝然以五萬騎入振武拂鶻泉萬騎至豐州大

石谷鈔回鶻還國者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闡布書鉢闡布者
虜浮屠有豫國事者也亦曰鉢掣通復至鄯州擅還其副李逢致命贊普復坐
貶虜以論思和熟入謝且歸鄭叔矩路必之樞因言願歸秦原安樂州詔宰
相杜佑等與議中書論思和執拜于廷佑荅拜堂上復以鴻臚少卿李鈺丹
王府長史吳軍報之自是朝貢歲入又款隴州塞互市詔可十二年贊普
死使者論乞髀來以右衛將軍烏重珣殿中侍御史段鈞弔祭之可黎可足
立為贊普重珣以扶餘準李駘偕歸準東明人本朔方騎將駘隴西人貞元
初戰没于虜者使者知不死求之乃得還詔以準為澧王府司馬駘嘉王友
吐蕃使論矩立藏來朝未出境吐蕃寇宥州與靈州兵戰定遠城虜不勝斬
首二千級平涼鎮遏使郝玘又破虜兵二萬夏州節度使田緡破其衆三千
詔留矩立藏等不遣劍南兵拔峨和栖雞城十四年乃歸矩立藏等吐蕃節
度論二摩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惣兵十五萬圍鹽州為飛梯鵝車
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
能拔朔方將史訥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始沙州刺史周鼎為
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踰年不至議焚城郭
引衆東奔皆以為為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

行與鼎親吏周沙奴共射殺弓揖讓射沙奴即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
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
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譁曰苟毋徙作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
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綺心兒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韉中而死
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穆宗即位遣秘
書監田洎往告使者亦來虜引兵入屯靈武靈州兵擊却之又犯青塞烽
進寇涇州瀕水而營縣五十里始洎至牙虜欲會盟長武洎含糊應之至是
顯言洎許我盟我是以來逼涇一舍止詔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軍
京西北行營都監發卒合八鎮兵援涇州貶洎郴州司戶叅軍以太府少卿
邵同持節為和好使初夏州田緡與唐尙項怨之道虜入鈔郝玘與戰多殺
其衆李光顏又以邠兵至乃引去復遣使者來南略雅州詔方鎮與虜接者
謹備邊長慶元年間回鶻和親犯清塞堡為李文悅所逐乃遣使者尚綺力
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議欲告廟禮官謂肅宗
代宗皆嘗與吐蕃盟不告廟德宗建中之盟將重其約始詔告廟至會平涼
不復告殺之也乃止以大理卿劉元鼎為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
宰相與尚書右僕射韓臯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

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大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
綽右金吾將軍郭縱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
無相寇讎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呂豫盟者悉載名於策方盟時
吐蕃以壯騎屯曹州靈州節度使李進誠與戰大石山破之虜遣使者趙國
章來且致宰相信幣明年請定疆條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救虜大呂亦
列名于策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稂稻桃
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問
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
言已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竪道回屈虜曰鐵刀城右
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緯張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
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羸蓋隴右故地也曰悶怛盧川直邏娑川
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栢坡
皆丘墓旁作屋頽塗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
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八主道也至麋谷就館臧河之
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以槍礮率十步植百長槊中刺大幟為三門相距皆
百步甲士持門巫祝烏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

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冒首佩金鏤劒鉞制
通立于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論悉答執來議盟大享於牙右
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
中國人盟壇廣十步高二尺使者與虜大酋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
設巨榻鉞制通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于下已歃血鉞制通不歃盟畢以浮
屠重焉^{折引}鬱金盃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元帥尚塔藏館客大
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
署^嘉嘉七年尚塔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危破會國有
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未始妄以兵
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
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縣洪濟梁西南行二千
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
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
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
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濱狹
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虜遣論悉諾息等

入謝天子命左衛大將軍令狐通太僕少卿杜載等是歲尚綺心兒以兵
擊回鶻党項小相尚設塔率衆三萬牧馬水蘭梁比歲使者獻金盜銀冶犀
鹿貢犂牛寶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州守將悉坦謀挈城以降劔南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鎧更遣將虞藏儉据之州南抵江陽岷
山西北望隴山二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城為西南要并會牛僧孺當國議還
悉坦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未必報所貢
有玉帶金血獺褐犂牛尾霞氍毹馬羊羣乞贊普歲幾三千年病不事委任大
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敗獵喜內且凶復
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執來朝獻王
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民食稼人飢疫死
者相枕藉鄯廓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會昌至贊普且死論贊執等來告天
子命將作監李璟弔祠無子以妃絀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為贊普始三歲妃
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且屬尚多何至立絀氏子
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別將尚恐執為落門川討擊使姓末名農力執猶
中國號郎也謠詭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
與宰相尚與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羊同兵八萬保洮

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
乃助逆背國耶蘇毗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至十
餘萬禽思羅縊殺之婢婢姓沒盧名贊心牙羊同國人世爲吐蕃貴相寬厚
略通書記不喜仕贊普疆官之三年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熱自號
宰相以兵二十萬擊婢婢鼓鼙牛馬素它聯千餘里至鎮西軍大風雷電部
將震死者十餘人羊馬素它亦數百恐熱惡之按軍不進婢婢聞之厚幣詒
書約驩恐熱大喜曰婢婢書生焉知軍事我爲贊普當以家居宰相處之於
是退營大夏川婢婢遣將尾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
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其盛兵出關結心僞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
薛呂以伏兵衷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旣不得志尤猜忍
殺戮部將爰藏豐贊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熱復攻鄯州婢婢分兵五道
拒守恐熱保東谷山堅壁不出爰藏繚以重柵斷汲道旬日恐熱走薄寒山
募散卒稍至得數千人復戰鷓鴣山再戰南谷皆大敗兵孽仍歲不解大中
三年婢婢屯兵河源聞恐熱謀度河急擊之爲恐熱所敗婢婢統銳兵扼橋
亦不勝焚橋而還恐熱間出鷄頂嶺關馮碇爲梁攻婢婢至白土嶺敗其將
尚鐸羅榻藏進戰弩牛破婢婢將燭盧羣力欲負碇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

離罷子不從乃辭疾先歸罷子急擊恐熱一戰而死婢婢糧盡引衆趨甘州
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略鄯廓公肅伊西等州所
過捕戮積尸狼藉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共定其亂
保渭州求冊爲贊普奉表歸唐宣宗詔太僕卿陸贄持節慰勞命涇原靈武
鳳翔邠寧振武等兵迎接恐熱既至詔尚書左丞李景讓就問所欲恐熱倨
夸自大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覲得濟此
河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收散卒將寇邊會夏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
於是鳳翔節度使李晔復清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
得人畜幾萬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
肅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隴州斬
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辦
易服因詔差賜四道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墾執貸五歲賦
溫池委度支權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饌再
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初太宗平薛仁果
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磧石死秀
等軍中國無片候謗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稼彌望開遠門揭候署

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河湟業未就而殂落今當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三廟謚號夸顯後世又詔朕姑息民其山外諸州須後經營之明年以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一日衆擐甲諱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以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為河渭等州都游弈使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北廷回鶻僕固俊擊取西州收諸部鄯州城使張季頤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械以獻吐蕃餘衆犯邈寧節度使薛弘宗卻之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為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平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為

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渾末亦曰盟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
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執亂無所歸共相嘯召數千人以盟末自號
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焉尤良云

贊曰唐興回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屨其牙犂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
號疆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盡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
輔殘滅華人謀夫虜帥圍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大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
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回夷為外懼
守成之良資也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唐書二百一十七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直學士尚書郎待郎元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雲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旣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阮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安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爲君長子曰苦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爲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苦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

事回紇繇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騷鼠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脣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菩薩死其西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麕駭鳥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臨覓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爲臯蘭州斛薛爲高闕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羽爲榆溪州奚結爲雞鹿州思結爲蹕林州白雪爲它顏州其西北結骨部爲堅昆府北骨利幹爲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爲燭龍州皆以西領爲都督刺史長史司

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
立爲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文金魚符黃金並爲文天子方招寵
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
設高帖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帖趾注之瓶轉受百
斛鐐盞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
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尊尊賜官爵與爲百
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
唐臣乃詔磧南鷓鴣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漣肉待使
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
號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
司馬之號帝更詔時健俟斤它部爲祁連州隸靈州都督白霄
它部爲居延州吐迷度兄子烏紇丞吐迷度之妻遂與俱陸莫賀
達于俱羅勃謀亂而歸車鼻可汗二人者皆車鼻婿故烏紇領
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給烏紇許白爲都

督烏紇不疑即往謝因斬以徇帝恐諸部攜解命兵部尚書崔敦禮持節臨撫贈吐迷度左衛大將軍賻祭備厚擢其子婆閏左驍衛大將軍龍襄父所領俱羅勃旣入朝帝不遣阿史那賀魯之盜北廷婆閏以騎五萬助契苾何力等破賀魯收北廷又從伊麗道行軍揔管任雅相等再破賀魯金牙山遷右衛大將軍從討高麗有功婆閏死子比栗嗣龍朔中以燕然都督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積爲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比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頡利發與同羅雷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匐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奭誣暴其罪誅死瀼州當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奭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祿自稱左右葉護助

拔悉蜜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拔悉蜜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韃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屈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啗曰葛薩曰斛嗛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蜜葛邏祿摠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部爲先鋒有詔拜爲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內案授冊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行凡冊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頓噶羅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噶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使者入朝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采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

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爲女妻承寀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即封虜女爲毗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諸蕃破之河上與子儀會呼延谷可汗恃其彊陳兵引子儀拜狼毒縣而後見帝駐彭原使者葛羅支見恥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升殿慰而遣俄以大將軍多攬等造朝及太子葉護身將四千騎來惟所命帝因冊毗伽公主爲王妃擢承寀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寀爲葉護給四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葉護大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旣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陣灋上賊詭伏騎於王師左將龍襄我僕固懷恩麾回紇馳之盡前羽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延節度使李嗣業夾度之賊大敗進收長安懷恩率回紇南蠻大食衆繚都而南壁滌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使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維旁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殲之

營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即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蹂死者不可計收仗械如丘巖莊挾安撫安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錦萬匹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羣臣勞之人人賜錦繡繒器葉護頓首言葉護升階席酋領於下宴且勞之人人賜錦繡繒器葉護頓首言留兵沙苑臣歸料馬以收范陽訖除殘盜帝曰爲朕竭義勇成大事卿等力也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閣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即冊磨延毀爲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瑤攝御史大夫爲冊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巽兼御史中丞爲禮會使并以副瑤尚書右僕射裴冕送諸境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尉勉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瑤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瑤立

帳外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瑤曰從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瑤上
又問立王上者爲誰瑤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故爾顧立即上乎靈
俊趨下於是引瑤入瑤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瑤曰天子
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婚皆宗室子今寧國
乃帝玉女有德容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婿當以禮見安踞受詔邪
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主爲可敦瑤所齎賜物可汗盡
與其牙下酋領瑤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氍毹等乃使王子骨啜特
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帝因命僕固懷恩撫之又遣大
首領蓋將軍與三女子謝婚并告破堅昆功明年骨啜與九節度
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尉其意乃還俄而可汗
死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婿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
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勢面哭亦從其俗
云後以無子得還始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號牟
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也始可汗爲少子請昏帝以妻之至是

爲可敦明年使大臣俱錄莫賀達干等入朝并問公主起居使人
通謁於延英殿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
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爲朝義所誅曰唐荐有喪國無主
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
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爲言
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即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
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絹豈忘
之邪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
使北收單于府兵倉庫數以語凌斬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
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于太原
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四萬與可敦偕來帝令懷恩與回
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回紇欲入蒲關徑沙苑而東子
昂說曰自寇亂來州縣殘虛供億無所資且賊在東京若入井陘
以取邢洛衛懷收賊財帑乃鼓而南上策也不聽子昂曰然則趨

懷太行道南據河陽扼賊喉衿又不聽曰食太原倉粟右次陝與
澤路河南懷鄭兵合回紇從之詔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進子
昂兼御史中丞與右羽林衛將軍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
人韋少華爲元帥判官御史中丞李進爲行軍司馬東會回紇敕
元帥爲諸軍先鋒與諸節度會陝州時可汗壁陝州北王往見之
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蹈舞
回紇廷詰曰可汗爲唐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
昂固拒即言元師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舞蹈見可汗哉回紇
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進少華琚榜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
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殺
爲先驅朝義使反閒左殺執以獻與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
收東都可汗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
屯河陽留三月屯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拏戰
蹀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崢口還屯可汗出

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數剽人皆遁保聖
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詬折
官吏至以兵夜斫含光門入鴻臚寺方其時陝州節度使郭英父
留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肆因回紇爲暴亦掠汝鄭間鄉
不完廬皆蔽帝爲憂虐于賊矣帝念少華等死故贈少華左散騎
常侍琚揚州大都督賜二子六品官於是冊可汗曰頡咄登里骨啜
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曰娑墨光親麗華毗伽
可敦以左散騎常侍王珂使即其牙命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
封二萬戶又以左殺爲雄朔王右殺寧朔王胡祿都督金河王拔
覽將軍靜漠王十都督皆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
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
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釋
甲子儀易服酋長相顧曰眞是公矣時李光進路嗣恭介馬在側
子儀示酋長曰此渭北節度使某朔方軍糧使某酋長下馬拜子

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子儀麾左右使却且命酒與飲遺以纒頭綵三千召可汗弟合胡祿等持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厚何負而來今即與汝戰何遽降也我將獨入爾營雖殺我吾將士能擊汝酋長龍言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發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陣家屬戮方時虜宰相磨咄莫賀達千頓等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始虜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戰當見大人而還及是相顧笑曰巫不吾紿也朔方先鋒兵馬使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塞雪雰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擒萬人獲馬橐它牛羊收所俘唐戶五千僕固名臣降合胡祿都督等三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子儀以名臣見名臣懷恩兄子銳將也大曆三年光親可敦卒帝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弔

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
可敦賜繒綵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贏橐它給行宰相餞中渭
橋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
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何詰
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
躡留舍鴻臚駑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
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
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
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陁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
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
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脩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
師向塞見使者不爲禮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
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鬪有不如捷
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手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

千人即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長建達干從使者入朝建
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始回
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會
酋長突董突董毆羽室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
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
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
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羣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
晟許之即上言回紇非素彊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
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
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乃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
因勒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橐它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
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
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干往言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
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

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迦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事
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死罪唐不自
戮何假手于我邪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
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
血濯血徒益汙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二
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
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蓄前恚未平謂宰相
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
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毋議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
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償怨乃謀先苦邊然兵未出爲今可汗
所殺矣今可汗初立遣使來告垂髮不剪羽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
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爲無罪矣帝曰卿言則然顧
朕不可負少華等奈何泌曰臣謂陛下不負少華少華負陛下且
北虜君長身赴難陛下在藩春秋未壯而輕度河入其營所謂冒

豺虎之場也爲少華等計當先定會見禮臣猶危之奈何子然赴
 哉臣昔爲先帝行軍司馬方葉護來先帝祇使宴於府及議征討
 則不見也葉護邀臣至營帝不許使好謂曰主當勞客客返勞主
 邪東收京師約曰土地人衆歸我王帛子女子回紇戰勝葉護欲大
 掠代宗下馬拜之回紇乃東向洛臣猶恨以元帥拜葉護於馬前
 爲左右過然先帝曰王仁孝足辦朕事下詔慰勉葉護乃牟羽諸
 父也牟羽之來陛下以元子不拜於帳下而可汗不敢少有失於陛
 下則陛下未嘗屈矣先帝拜葉護全京城陛下乃不拜可汗固伸
 威於虜何恨焉然計香積陝州事以屈已爲是乎伸威爲是乎藉
 令少華等以陛下見可汗閉壁五日與陛下張飲天下豈不寒心
 哉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以貂裘叱左右促
 命騎躬送出營此少華等負陛下也假令牟羽爲有罪則今可汗
 已殺之立者乃牟羽從父兄是爲有功渠可忘之邪且回紇可汗銘
 石立國門曰唐使來當使知我前後功云今請和必舉部南望陛

下不之答其怨必深願聽昏而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又詔使者合闕達干見公主於麟德殿使中謁者齎公主畫圖賜可汗明年可汗遣宰相跌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納聘跌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戰死有詔其下七百皆聽入朝舍鴻臚帝御延喜門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帝欲饗回鶻公主問禮於李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爲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當艱虞時方藉其用猶以臣之況今日乎於是引回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導拜必答揖與進帝御祕殿長公主先入侍回鶻公主入拜謁已內司賓導至長公主所又譯史傳問乃與俱入至宴所賢妃降階俟回

鶻公主拜賢妃。答拜。又拜召已由西階外，乃坐。有賜則降拜，非帝賜則避席拜。妃公主皆答拜訖，歸。凡再饗，帝又盡建威安公主官屬視王府以嗣。滕王湛然爲昏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且將冊書拜可汗爲汨咄祿長壽天親毗伽可汗。公主爲智惠端正長壽孝順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國人號泮官，特勒以鴻臚卿郭鋒持節冊拜。愛登里邏泮沒蜜施俱錄毗伽忠貞可汗。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爲北廷大都護，昕爲安西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俟。沙陀別部六千帳與北廷相依，亦獸虜哀索至三葛祿白眼突厥。素臣回鶻者尤怨苦，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頡干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於是都護楊襲古引兵奔西州，回鶻以壯卒數萬召襲古，將還取北廷。爲吐蕃所擊，大敗，士死大半。迦斯奔還襲古，挈餘衆將入西州。迦

斯給曰弟與我俱歸當使公還唐襲古至帳殺之葛祿又取深圖
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爲少可敦葉公主所
毒死可敦亦僕固懷恩之孫懷恩子爲回鶻葉護故女號葉公主
云可汗之弟乃自立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國人共殺篡者以
可汗幼子阿啜嗣迦斯還可汗等出勞皆俯伏言廢立狀惟大相
生死之悉發郭鋒所賜器幣餉迦斯可汗拜且泣曰今幸得繼絕
仰食於父也迦斯以其柔屈乃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幣悉給將
士無所私其國遂安遣達北特勒梅錄將軍來告且聽命詔鴻臚
少卿庾鋌冊阿啜爲奉誠可汗俄以律支達干來告少寧國公主
之喪主榮王女也始寧國下嫁又以媵之寧國後歸因留回鶻中
爲可敦號少寧國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至天親可汗時始居外
其配英義生三子皆爲天親所殺是歲回鶻擊吐蕃葛祿於北廷
勝之且獻俘明年使藥羅葛臾來朝臾本唐人呂氏爲可汗養子
遂從可汗姓帝以其用事賜資殊優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年可

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以使者來詔祕書監張薦持節冊拜愛滕里羅羽錄沒蜜施合胡祿咄伽懷信可汗骨咄祿本跌跌氏少孤爲大首領所養辯敏材武當天親時數主兵諸酋尊畏至是以藥羅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盡取可汗子孫內之朝廷永貞元年可汗死詔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所嗣爲滕里野合俱錄咄伽可汗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水茹葷屏酒醢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唐囊橐爲姦三年來告咸安公主喪主歷四可汗居回鶻凡二十一歲無幾可汗亦死憲宗使宗正少卿李孝誠冊拜愛登里羅羽蜜施合咄伽保義可汗閱三歲使者再朝遣伊難珠再請昏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鶻鶻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回鶻盛彊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儻陛下懷此增甲兵飭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

歷言之北狄貪沒雅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庠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飾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積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脩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戎滿虛虜皆采之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繫人畜在日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以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惟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發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婚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准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戚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捨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

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婚貲非損寡得大乎今
惜婚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
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餼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唐書二百一十七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元集賢殿直學士宋祁奉

敕撰

回鶻之請昏有司度費當五百萬帝方內討彊節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侑往諭不可穆宗立回鶻又使合達干等來固求昏許之俄而可汗死使者臨冊所嗣爲登羅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可汗已立遣伊難珠句錄都督思結等以葉護公主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衆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詔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帝爲主建府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証光祿卿李憲持節護送太府卿李說爲昏禮使冊拜主爲仁孝端麗明智上壽可敦告于廟天子御通化門餞主羣臣班辭于道公主出塞距回鶻牙百里可汗欲先與主由閒道私見胡証不可虜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証曰天子詔我送公主授可汗今未見不可先也乃止於

是可汗升樓坐東向下設毳幔以居公主請龍襲胡衣以一姆侍出
西向拜已退即次被可敦服絳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後銳復出拜
已乃升曲輿九相分負右旋于廷者九降輿升樓與可汗聯坐東
向羣臣以次謁可敦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帳中証等歸可敦大
宴悲啼眷慕可汗厚贈使者是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使渠將李
義節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議者懲艾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
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曷薩特勒立遣使者
冊爲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昭禮可汗賜幣十二車文宗初
又賜馬直絹五十萬大和六年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使者來告明年遣左驍衛將軍唐弘實與嗣澤王溶持節冊爲
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句錄毗伽彰信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
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盭馭特勒爲可汗方歲
飢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即位以嗣澤王溶臨告乃
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

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馭職與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遣使者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干殺之劫主南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關拒卻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今飢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子盟沒斯特勒那頡頏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頡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潛稽其行須變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如乃召諸道兵合討盟沒斯以赤心奸桀難得要領即密約天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頡頏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振武

大同因室韋黑沙南闕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頡
啜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尚彊號十萬駐牙大同北閭門山
而特勒廐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你衆三萬因仲武
降盟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
洸與戰敗績盟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
盟沒斯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爵懷化郡王以天德爲歸義軍即拜
歸義軍使阿歷支寧邊郡公習勿啜昌化郡公烏羅思寧朔郡公
並爲冠軍大將軍左威衛大將軍愛邪勿寧塞郡公爲右領軍大
將軍加賜盟沒斯牙旗豹尾刀器諸物給其屬冠帶詔宰相德裕
采秦漢以來興殊俗忠效卓異者凡三十人爲異域歸忠傳寵賜
之盟沒斯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爲天子扞邊帝命劉洸爲列舍雲
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者藉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
汗恚進略大同川轉戰攻雲州刺史嬰壁不敢出詔益發諸鎮兵
屯太原以北盟沒斯等旣朝皆賜李氏名盟沒斯曰思忠阿歷支

曰思貞習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愛邪勿曰弘順即拜歸義
軍副使於是詔劉沔爲回鶻南面招撫使張仲武東面招撫使思
忠爲西党項都將西南面招討使沔營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
朝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渾兵出振武與沔仲武合稍逼回鶻思
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分沙陀兵益思忠河中軍以騎五百益弘
順沔進次雲州思忠屯保大柵率河中陳許兵與回鶻戰敗之明
年又爲弘順所破沔與天德行營副使石雄料勁騎及沙陀契苾
等雜虜夜出雲州走馬邑抵安衆塞逢虜與戰破之烏介方薄
振武雄馳入夜穴壘出虜兵烏介驚引去雄追北至殺胡山烏介
被創走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下衆數萬盡收輜帑及所
賜詔書可汗收所餘往依黑車子詔弘順清朝窮躡弘順厚啗黑
車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亡者旣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
者皆飢寒痕夷裁數千里黑車子幸其殘即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
遏捻特勒爲可汗帝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夸後世思忠等以

國亡皆願入朝見聽遂罷歸義軍擢思忠左監門衛上將軍兼
撫王傳兩稟其奉賜第永樂坊分其兵賜諸節度虜人憚隸食諸
道據縡陀河叛劉沔阮毅三千人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
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于道產貲入之官過捻可汗哀殘
部五千仰食於奚大酋碩舍郎大中初仲武討奚破之回鶻寢耗
滅所存名王貴臣五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諭令羈致可汗等過
捻懼挾妻葛祿子特勒毒斯馳九騎夜委衆西走部人皆慟哭室
韋七姓析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七萬擊室韋悉
收回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給稍歸厖特勒是時
特勒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
抵靈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來京師帝即冊拜盟祿登
里邏汨沒蜜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後十餘年一再獻方物懿
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
使達干米懷王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

亡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仇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王馬與邊州相市云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鐵勒諸部最雄張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據貪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爲野咥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復彊二部黠可汗號往臣之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霄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爲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僞路賁詔書鼓壽縣冊拜夷男爲具珠毗伽可汗夷男已

受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
鞨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俱倫水地大衆附於是回紇等諸部莫
不伏屬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大過者以
吾鞭鞭之夷男以爲寵頡利可汗之滅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
東保都尉犍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羸東室韋西金
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
失分將之號南北部七年閒使者八朝帝恐後疆大爲患欲產其
禍乃下詔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爲可汗始
度河牙於漠南夷男惡之未發方帝幸洛陽將遂封泰山夷男與
其下謀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皆助兵悉會行在邊鄣空單思摩
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南絕漠壁白道川率一兵得四
馬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師於是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
部與奚霫契丹乘其東朔州道行軍摠管李大亮衆四萬騎五千屯靈武慶州道行
朔州靈州道行軍摠管李大亮衆四萬騎五千屯靈武慶州道行

軍揔管張士貴衆萬七千出雲中涼州道行軍揔管李襲譽經略之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旣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輒相掠誅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違詔得非亂邪而曰與突厥和乃故約也尚何請不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適會勦兵至行盭屬天遽率衆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勦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脫度諾真水陣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尒皆以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率五人爲伍一執馬四前闘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追延陀騰逐勦救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勦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鱗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

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戰踣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術禮神致雪冀困勳師及是反自敝云勳還入定襄天子遣使者齎璽書勞問賞功卹死延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還之曰歸語爾可汗爾自負其疆以突厥爲弱厚誅斂之又取首領以爲質且我爲天下主渠嘗賦發於爾邪後有利害當謹思毋遽也延陀乃遣使謝罪又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我則立之度其力孰與頡利比而敢撓邊乎不許昏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與大臣計曰延陀屈疆朕策顧有二選士十萬擊之使無遺種百年計也絕昏羈縻使無邊憂三十年計也然則孰利房玄齡曰今大亂餘氓瘼破未完戰雖勝猶危道也不如和親帝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韋韋臣侍陳寶器奏慶善破陣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詫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諸下

羊馬爲質或說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國主奈何往朝有如見款
尚可悔夷男曰不然吾聞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藉獨留我磧
北亦須有主然捨我而求它非計也下乃不敢言時帝詔有司受
所獻延陀無府庫調斂於下不亟集又度磧水草乏馬羊多死納
貢後期帝亦止行畜口耗死僅半議者謂夷狄嘗爲中國私今禮
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謝其使或曰旣許之
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計非也昔漢匈奴彊中國不抗故飾子女嫁
單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
衆彼同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婿
名重而援堅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絕昏使諸
姓聞之將爭擊延陀亡可待也李思麻手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
寇定襄詔李勣逐出塞俄遣使請率師助伐高麗以刺帝意帝
引使者謂曰歸語爾可汗我父子東征能寇邊者可即來夷男沮
縮不敢謀以使謝固請助軍帝嘉荅高麗莫離支令靺鞨以厚

利咱夷男欲與連和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會病死帝爲祭于行始
延陀請以庶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
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實爲之謀國人多怨及會葬曳莽亟還
部拔灼分兵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失薛沙多彌可汗方是時
王師猶在遼因即寇邊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
徹與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屯勝州左武侯大將軍薩孤吳
仁屯靈州執失思力與突厥犄角塞下虜知有備乃去拔灼性卞
克多殺父時貴臣而任所親昵國人不安而阿波設與唐使者遇
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
多彌可汗以十餘騎遁去依阿史那時健俄爲回紇所殺盡屠其宗
衆五六萬奔西城立眞珠毗伽可汗昆弟子咄摩支號伊特勿失
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兵部尚書崔敦禮與李勣
尉安之俾定其國鐵勒諸部素伏延陀而咄摩支雖衰子尚臣畏
之帝恐卒爲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

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勦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
遂滅其國咄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業丐降入
朝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
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
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
此山下帝以延陀滅欲并契苾等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
等分部窮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
請吏內屬道宗等徑殲擊延陀餘衆阿波達干斬首千餘級逐北
二百里萬徹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
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歿事死不恨帝剖其地爲州縣
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
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
蠅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後三年餘部叛以右
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討平之至永徽時延陀部亡散者悉還高

宗爲置嶠彈州處安之

拔野古曰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隣于靺鞨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馬精鐵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者俗嗜獵射少耕穫乘木逐鹿冰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固同羅叛以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擊之斬其渠首至天寶間能自來朝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驪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驕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酋娑奚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爲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州都督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同羅在薛延陀北多曠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拜酋俟利發時健啜爲左領軍大將軍即授都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者也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渾在諸部最南者突厥頡利敗時有俟利發阿貪支款塞薛延陀之滅大俟利發渾汪舉部內向以其地爲羊蘭都督府後分東西州太宗以阿貪支於汪屬尊遣譯者諷汪汪欣然避位帝嘉其讓以阿貪支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羊蘭州刺史汪雲麾將軍兼俟利發爲之副阿貪支死子回貴嗣回貴死子大壽嗣大壽死子釋之嗣釋之執爲勇不凡從哥舒翰拔石堡城遷右武衛大將軍封汝南郡公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爲裨將進寧朔郡王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爲歸鎮釋之曰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已而惡韶罵曰若負舅肯忠於我

折其脛囚死彌戔城釋之子城建中功臣也自有傳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覽葛之南其酋哥楞自號易勿真莫賀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尚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閒以其地爲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爲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大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陀已滅其酋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授右衛大將軍即爲府都督死以多濫葛塞匱爲大俟利發繼爲都督

阿跌亦曰訶咥或爲跌跌始與拔野古等皆朝以其地爲雞田州開元中跌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來降其後光進光顏皆以戰功至大官賜李氏附屬籍自有傳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爲謀刺二熾俟或爲婆匱三踏

實力永徽初高偁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長爲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彊甘於鬪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蜜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廷奔京師葛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祿之處烏德健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酋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閒凡五朝至德後葛羅祿浸盛與回紇爭彊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于朝

拔悉蜜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擊殺突厥可汗立拔悉蜜大酋阿史那施爲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玄宗賜紫文袍金鈿帶魚袋衣不三歲爲葛羅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

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撿其根以飯捕魚鳥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緝鳥羽爲服其昏姻富者納馬貧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匱斂置山中或系于樹送葬哭泣與突厥同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貞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通中國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身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旣入朝詔遣雲麾將軍康蘇室勞荅以其地爲玄闕州其大酉侯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疑露驄曰縣光驄曰決波驄曰飛霞驄曰發電赤曰流金駟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更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

載初亦來朝

白晝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契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賓顏州以別部爲居延州即用俟斤爲刺史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斛薛處多濫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旣來朝列其地州縣之太宗時北狄能自通者又有烏羅渾或曰烏洛侯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而贏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丸大抵風俗皆靺鞨也烏丸或曰古丸又有鞠或曰祗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又有

俞折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又有駮馬者或曰弊刺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彫以馬耕田馬色皆駮因以名國云北極於海雖畜馬而不乘資漣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剪髮樺皮帽構木類并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大漢者處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頗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隣於黠戛斯劔海之頻此皆古所未賓者當貞觀逮永徽奉貂馬入朝或一再至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者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廷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統骨亦曰紇斡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爲不

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矯仇男子有勇
黥其手女已嫁黥項雜居多淫佚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
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
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磴以爲麪糜糲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
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者爲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爲
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羴羴鹿黑尾黑尾者似麋羴
尾大而黑魚有蔑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鴈鴛鴦鳥
鵠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
錫每兩俗必得鐵號迦沙爲兵絕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弓矢
旗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君曰
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壽縣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爲之號服貴貂狔
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釵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氊喜佩刀礪賤
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毼錦罽綾蓋安西北廷大食所貿售也阿熱
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氊爲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

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為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千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千無負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箏葉盤鈴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為甘昏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勞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歲而乃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為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法最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為盜以首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鶻鶻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劍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為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

盜晝直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彊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家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始與中國通貞觀二十二年間鐵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侯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太宗勞享之謂羣臣曰往渭橋斬三突厥自謂功多今侯利發在席更覺過之侯利發酒酣奏願得持笏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侯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以酒使者頓首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蓋回鶻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爲戛戛斯然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杖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祿以待黠戛護送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橐它乃勝旣不可兼負故裁爲二十四每三歲一餉黠戛斯而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爲毗伽

頓頡斤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其母突騎施女也為母可敦妻葛祿葉護女為可敦回鶻遣宰相伐之不勝拏鬪二十年不解阿熱恃勝乃肆詈曰爾運盡矣我將收爾金帳於爾帳前馳我馬植我旗爾能抗亟來即不能當疾去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及公主所廬金帳者回鶻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滿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者衛送公主還朝為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阿熱以使者見殺無以通于朝復遣注吾合素上書言狀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上以其處窮遠能脩職貢命太僕卿趙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德裕上三言貞觀時遠國皆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為王會篇今黠戛斯大通中國宜為王會

圖以示後世有詔以鴈臚所得績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豫爲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契苾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

替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答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

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勝其
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嫌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
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慘療餒以治葛何時可哉故春
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沙陀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唐書二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侍郎兼御史大夫臣等奉
敕撰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貞觀七年太宗以鼓毒縣立利邲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觐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留者咄陸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寢彊內相攻其大酋乙毗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之西號北廷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

月道揔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瑤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爲都護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黑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爲金滿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廷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廷西州閉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漁獵尤苦之雖沙陀之倚北廷者亦困其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爲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爲前鋒久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于河外舉部愁

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爲唐臣不幸陷汧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奏石門轉鬪不解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宜哀癥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它千計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鬪希朝欲藉以捍虜爲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耄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川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是時天子伐鎮州執宜以軍七百爲前鋒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塵蓋鬪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

級鎮兵解進蔚州刺史王鐸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孽熾散居北
川恐啓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
八年回鶻過磧南取西城柳谷詔執宜屯天德明年伐吳元濟又詔
執宜隸李光顏破蔡人時曲拔凌雲柵元濟平授檢校刑部尚書
猶隸光顏軍長慶初伐鎮州悉發沙陀與易定軍掎角破賊深
州執宜入朝留宿衛拜金吾衛將軍大和中柳公綽領河東奏陞
北沙陀素爲九姓六州所畏請委執宜治雲朔塞下廢府十二料
部人三千禦北邊號代北行營授執宜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
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嗣開成四年回鶻徑磧口抵榆林
塞宰相掘羅勿以良馬三百遺赤心約共攻彰信可汗可汗死節
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平回鶻于殺胡山久之伐潞誅劉稹詔赤心率
代北騎軍三千隸石雄爲前軍破石會關助王宰下天井合太原
軍次榆社與監軍使呂義忠禽楊弁潞州平遷朔州刺史仍爲
代北軍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項及回鶻殘衆寇河西太原王宰統

代北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寇諸軍赤心所向虜輒披靡曰吾見
赤馬將軍火生頭上始沙陀臣吐蕃其左右壯溷男女略與同
而馳射趨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繇此亦衰宣宗
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戎皆罷乃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龐勛
亂詔義成康承訓爲行營招討使赤心以突騎三千從承訓兵絕
渙水遇伏墮圍中幾沒赤心以騎五百掀出之勛欲速戰衆八萬
短兵接赤心勒勁騎突賊與官軍夾擊敗之其弟赤衷以千騎追
之毫東勛平進大同軍節度使賜氏李名國昌預鄭王屬籍賜親
仁里甲第回鶻叩榆林擾靈鹽詔國昌爲鄜延節度使又寇天德
乃徙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
昌遣劉遷統雲中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爲代北
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是時無年文楚肢損用度下皆怨邊校
程懷信王行審蓋寓李存璋薛鐵山康君立等曹議曰世多難
丈夫當投罽立功段公乃儒者難共計沙陀雄勁李振武父子勇

冠軍我若推之無不應則代北唾手可定拾取富貴若何咸曰善
乃夜謁國昌子雲中并捉使克用曰歲艱粟食削吾等不忍餓
死公家威德著聞請誅虐帥安部內克用許之募得士萬人趨
雲州次關鷄臺城中執文楚至殺之據州以聞共丐克用爲大同
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引度江
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
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國昌與党項戰
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龍振武盡取其資械國昌窮挈騎五
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裒兵纔三千屯
新城鐸引萬人圍之隧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
來鐸引去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畀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爲
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
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瘁仆鈞衆潰還
代州軍遂亂鈞死于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率兵

數萬屯代州克用使傅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
琢琢進攻蔚州國昌敗與克用舉宗奔達靼鐸密畀酋長圖之克
用得其計因豪傑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譁
即倡言今黃巢北寇爲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
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達靼知不留乃止巢攻潼關入京師詔何
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督李友金屯興唐軍薩葛首
領米海萬安慶都督史訢存屯感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
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騎五千入居絳兵擅劫帑自私還代
州益募士三萬屯崞西士踴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衆不得
威名宿將且無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比得罪于朝
僑戍北部不敢還今若召之使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
鼓而南賊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詔拜
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促本軍討賊克用募達靼萬人趨
代州將南道太原節度使鄭從讜塞石嶺關不得前克用僞道至太

原營城下五日邀糧皆從讜不答乃大略還屯代州中和二年蔚州刺史蘇祐會赫連鐸兵將攻代州克用率騎五百先襲蔚州下之祐屯美女谷鐸與幽州李可舉衆七萬攻蔚州譙柵相屬克用直擣營入蔚州燔府庫棄而去屯鴈門國昌自達剌率兵歸代州擾汾并樓煩不釋鎧帝詔克用還軍朔州於是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同討巢克用喜即大閱鴈門得忻代蔚朔達剌衆三萬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守代州鄭從讜不肯假道克用軍傳太原而營奉幣馬遺從讜身從數騎呼曰我且西願與公一言從讜外憚慰勉歸貨幣饗餼克用乃自陰地趨晉會河中帝聞擢克用鴈門節度神策天寧軍鎮遏忻代觀察使明年宰相王鐸承制授克用東北面行營都統河東監軍陳景思爲監軍使克用使弟克脩領毅騎五百度河克用自夏陽濟留薛阿檀扼津口次同州壁乾阮與賊戰梁田坡敗之進壁渭橋遂收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爲代北軍

節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黃巢與秦宗權合寇河南四年
克用率河東代北兵將自澤潞下天井關河陽諸葛爽堙井以拒
克用乃繇河中濟趨許州合徐汴兵破尚讓于太康戰西華又破
之賊走河南平追北曹州還過汴朱全忠邀之克用留兵于郊入
舍上源館夜帳飲全忠自佐饗進貲寶握手諄勞是時全忠忌
克用桀邁難制則連車外環陳兵道左右克用醉乃攻館下拒戰
親將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徐告之尚被酒乃引弓射會煙囪四合
大震電克用與薛志勤等閒關升南譙門縋走營部下死者數百
人所獲賊乘輿物盡亡之克用整衆歸太原益訓兵將報仇使弟
克勤以萬騎屯河中乃請擊全忠使者八返內外震恐帝使內謁
慰解尋進位檢校太傅隴西郡王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
景崇言易定故燕趙境請取分之於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景崇攻
無極易定節度使王處存求救於克用克用自將救無極敗鎮人
攻馬頭固新城鎮兵走處存復取易州鳳翔李昌符邠寧朱玫與

全忠連和觀軍容使田令孜惡克用與王重榮合建言不可處近
輔請授王處存河中和徙重榮於易定則克用孤矣帝從之重榮
以告克用怒曰我當從公提鼓出汜水關誅全忠迴殲穴鼠耳重
榮計曰公兵朝出關則邠岐兵夕傳吾堞願先治邠岐克用乃表
言致昌符連全忠爲亂請以兵十五萬度河梟二豎然後平汴雪
大恥願陛下戒嚴無爲賊所搖帝遣使慰止背相望也克用不奉
詔致亦引邠鳳兵營沙苑克用薄戰致敗夜亡去克用還河中天
子出趣鳳翔道傳兵且至即趣寶雞克用與重榮聯章請還宮願
留兵衛京師即還鎮帝懼走大散關駐興元克用引歸嗣襄王煜
僞詔至太原克用燔之執其使閒道奉表興元始朝廷意致結克
用迫乘輿及表至示羣臣因騰曉山南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
斬致克用以千騎經略京畿三年國昌卒俄而昭宗即位進克
用檢校太師兼侍中大順初克用自攻赫連鐸於雲州拔東郭
幽州李匡威以兵三萬救之殺其將安金俊克用走鐸與匡威

共建言山南亂克用實首之今乘其敗可伐而取也全忠亦請與河北三鎮共討之宰相張濬是其計乃下制削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樞密使駱全諲爲行營都監華州節度使韓建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王鎔領河東東面全忠南面李匡威北面並爲行營招討使鐸副匡威先薄戰克用追潞兵不肯行共殺守將李克恭送款于汴獻首闕下更詔揆爲昭義節度使克用將李存孝邀揆長子殺之匡威鐸并吐蕃黠戛斯衆十萬攻遮虜軍殺其將劉胡子克用乃屯渾河川存孝與鐸戰樂安鐸敗走濬入陰地關壁汾隰薛鐵山李承嗣營洪洞迎戰存孝次趙城韓建夜出壯士三百乘其營存孝伏以待建兵大奔存孝攻絳州未下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建與濬遁還明年克用奉表自陳乃復拜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隴西郡王克用悉兵攻鐸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軍設伏河上鐸縱騎追阿檀遇伏而奔鐸亡入吐渾克用取雲州以部將石善友爲

刺史大同軍防禦使景福初鎮州王鎔攻堯山克用使李嗣勲擊之斬級三萬克用遂拔天長略常山度偉沱燔其郭徇地至趙取鼓藁二城赫連鐸衆八萬攻天成軍克用飛檄發軍太原臣威已壁雲州北郊克用自神堆引軍夜入雲州死戰走之乾寧元年克用次新城鐸膝行詣軍門降克用鞭而縱之進下武州攻新州李匡籌引步騎七萬救之克用迎戰斬首萬級俘少將三百徇城下新州降取嬀州匡籌棄幽州走明年幽州降克用以劉仁恭爲留後乃旋王行瑜韓建李茂貞連兵南闕下殺李谿克用盡調北部兵度河拔絳州斬刺史王瑤次河中王珂謁于道同州王行約奔京師圍韓建于華州京師震動帝爲幸石門莎城遣內謁郝廷昱慰勞且言茂貞屯盤屋行瑜屯興平克用乃進營渭橋帝以嗣廷王戒丕嗣丹王允詔克用擊邠鳳克用奉詔屯渭北遣史儼以票騎三千護石門且令王珂輸河中粟備行在帝以赤詔嘉荅進克用諸道兵馬都招討使命二嗣王兄事之令促討行瑜克用請帝還京師

以二千騎衛乘輿時宮室煨殘駐尚書省百官喪馬克用進乘輿金具裝二駟又上百乘給從官進太師兼中書令邠寧四面行營都統行瑜堅壁黎園茂貞自率師三萬逼咸陽而屯克用請帝責茂貞罷兵因削官爵願與河中共討之帝詔弟事行瑜貸茂貞俾結好朱詔賜魏國夫人陳氏陳襄陽人也善書帝所愛欲急平賊故予之茂貞以兵援龍泉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審夜引兵劫其餉援兵亡行瑜潰而走追殺萬計行瑜入邠州西歸款克用使史儼入其城行瑜死慶州傳首京師帝悉論幕府官屬及諸子功封爵之克用賜號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克用屯雲陽遣李習吉入朝且請與王珂悉力討茂貞帝不許克用私於使者曰叛根不除憂未艾也天子發度支錢三十萬緡勞其軍時鄆州朱宣兄弟爲全忠所困使來告克用請道于魏救之兵解復關克用自將而往使李存信率兵三萬與史儼等次于莘爲魏兵所破克用怒大略相魏去始茂貞畏克用見討脩貢獻如藩臣及克用還絕貢獻與

韓建謀以兵入朝帝懼詔克用進衛京師帝謀度河幸太原遣延王入克用軍促迎天子既次渭北建固請幸華州克用謂王曰患本於不斷顧上自爲之李存信攻魏葛從周引衆三萬來援戰洹水上汴人夜坎諸野闕合克用子落落馬陷而顛克用救之亦顛追兵迫射之乃免存信已傳魏城克用并力羅弘信以捉生逆戰爲克用所敗追及鄆叩闔而還於是陝州王珙攻河中李嗣昭援珂再戰再勝珙圍解帝使延王持節至太原謂克用曰不用卿計故逮此無可言者今我寄於華百司羣官無所託非卿尚誰與憂不則不復見宗廟矣王至太原克用留累月每大張飲王必以舞屬克用因陳國事涕數行下冀感動之時劉仁恭據幽州貳于克用數召兵不應克用以書讓之仁恭得書抵于地遂顯絕故克用內憂幽州以好辭謝王不復有西意俄自將屯蔚州會晨大霧冥仁恭來薄戰克用大敗走太原大將多死全忠奪邢磁洛三州茂貞度克用沮燒無能出師乃與韓建謾好致書言帝暴露累年請

共治宮室迎天子初長安自石門之奔宮殿焚圯及岐人再逆火
閭里皆盡宮城昏夜狐狸鳴啼無人跡帝幸華西溪望舊京必泣
然流涕左右懷塞不得語王建方盜兩川茂貞欲披其鄙私之數
南師不暇東而全忠繕治洛陽茂貞因約克用共其勞克用辭窮
乃出貲爲助光化初帝還京師詔克用與全忠解仇宰相徐彥若
崔胤皆勸之克用勢已折然尚以功高位全忠上恥先下之時王
鎔方睦於汴乃遺書鎔使爲己倡全忠即遣使奉書幣恭其克
用亦報之然汴日益張窮鬪不置王珙請汴兵攻河中克用使李
嗣昭張漢瑜援之汴兵走葛從周取承天軍氏叔琮取遼州樂平
進壁榆次克用使周德威逐出之李嗣昭以步騎三萬下太行略
河內拔懷州進攻河陽汴人閻寶救之嗣昭退保懷天復元年全
忠取晉絳逼河中王珂告急使相望汴人扼空道晉兵不得前遂
虜珂珂妻克用女不能救全忠遂有河中克用朝貢道亦梗全忠
知克用迄不振乃大舉攻太原分遣銳將氏叔琮等率魏博兗鄆

邢洺義武晉絳兵環入之晉城邑多下會大雨汴兵糧乏士瘡痍
遂解克用雖內憤悵憚全忠彊難與爭乃厚致幣馬謝復請脩好
全忠遂取同華屯渭上帝如鳳翔李茂貞韓全誨請召克用入衛
克用聞道遣使者奔問并詒書全忠勸還汴全忠不荅克用率
兵趨平陽攻吉上堡破汴軍於晉州李嗣昭周德威下慈隰進屯
河中汴將朱友寧以兵十萬壁其南全忠自屯晉州晉人聞全忠
至皆失色時有虹貫德威營氏叔琮薄壘疾鬪晉兵大敗仗械輜
儲皆盡友寧長驅略汾慈隰州皆下遂圍太原攻西門德威嗣昭
循山挈餘衆得歸克用大恐身荷版築率士拒守陰與嗣昭德
威謀奔雲州李存信曰不如依北蕃國昌妻劉語克用曰聞王欲
委城入蕃審乎計誰出曰存信等爲此劉曰彼牧羊奴安辦遠計
王常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若何恻之且王頃居達靼危不免必一
朝去此禍不旋跬渠能及北虜哉克用悟乃止居數日散士復集
嗣昭夜擾友寧營汴人驚引去德威追之抵白壁關復收慈隰汾

三州三年克用攻晉州聞帝自鳳翔還京師乃去雲州都將王勣
暉殺刺史劉再立以地子劉仁恭李嗣昭討之仁恭援勣暉嗣昭
壁樂安欲戰仁恭取勣暉棄城去帝東遷詔至太原克用泣謂其
下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俄加號協盟同力功臣李
茂貞王建與邠州楊崇本遣使者來約義舉克用顧藩鎮皆附
汴不可與共功惟契丹阿保機尚可用乃卑辭召之保機身到雲
中與克用會約爲兄弟留十日去遺馬千匹牛羊萬計期冬大舉
度河會昭宗弒而止四年王建李茂貞約克用大舉建將康晏步
騎二萬與克用監軍張承業會鳳翔是時汴將王重師守長安劉
知俊守同州與戰長安西建兵敗遂不振唐亡建與淮南楊渥請
克用自王一方須賊平訪唐宗室立之建請悉蜀工制乘輿御物
克用荅曰自王非吾志也建又勸茂貞王岐茂貞辱徧亦不敢當
但後府第僭宮禁而已建渥乃自王是歲克用有疾城門自壞明
年卒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血助征討常爲邊兵雄至
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惇固少它賜自負材果欲經營天
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劫遷縮頸
羞汗偷景待僵不示鄙乎賴其子慄銳抑而復振是時提兵託勤
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爲唐滌恥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
如齊桓晉文唐虞亡乎哉

沙陀列傳第二百四十三

